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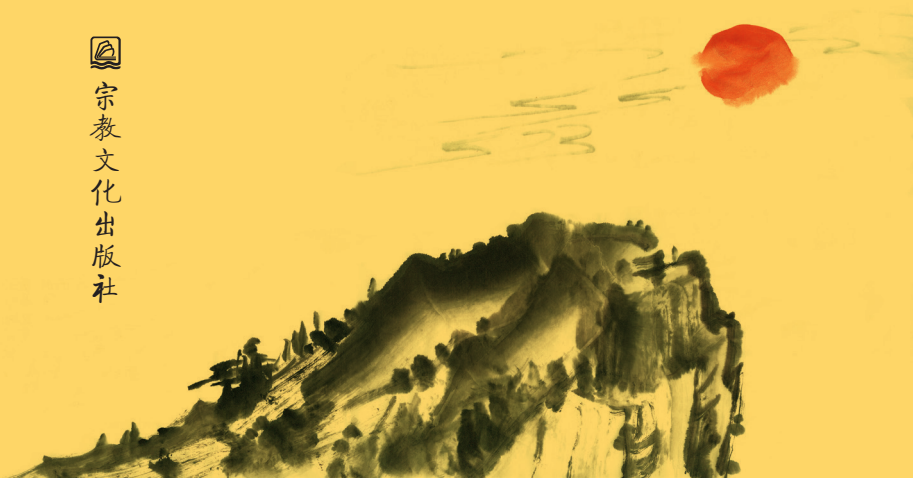
淨
宗
祖
師
集

淨宗十祖行策大師淨土集

澣行策大師 著
弘化社 編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净土警语 | 1 |
| 劝发真信 | 1 |
| 申 劝 | 2 |
| 又申劝 | 4 |
| 起三年长期示众 | 8 |
| 起精进七期示众 | 9 |
| 料柬法门 | 10 |
| 九品略辩 | 12 |
| 示夏子彝居士 | 15 |
| 示丁耕野居士 | 16 |
| 柬顾兆祯居士 | 17 |
| 答顾兆祯居士 | 18 |
| 名字说与金水若居士 | 20 |
| 《首楞严经·势至圆通章》解 | 22 |
| 旅三字说 | 27 |
| 观佛毫相法 | 30 |
| 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 | 32 |
| 事 例 | 32 |
| 罚 例 | 36 |
| 疏 文 | 40 |
| 普仁七日念佛记 | 42 |
| 附 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(印光法师) | 44 |

净土警语

劝发真信

念佛三昧，其来尚矣。自远祖崛起庐山，肇兴莲社，六时净行，遂成千古芳规。虽曰功高易进，乃末世行人罕获灵验，良由信愿不专，未能导其善行，以要归净土故也。今既广邀善侣，同修净因，若非谛审发心，那知出苦要道？凡我同人，与斯法会者，须具真实信心。苟无真信，虽念佛、持斋、放生、修福，只是世间善人，报生善处受乐。当受乐时，即造业，既造业已，必堕苦。正眼观之，较他一阐提、旃陀罗辈，仅差一间耳。如是信心，岂为真实？

所谓真信者，第一要信得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我是未成之佛，弥陀是已成之佛，觉性无二。我虽昏迷倒惑，觉性未曾失。我虽积劫轮转，觉性未曾动。故曰莫轻未悟，一念回光，便同本得也。

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、名字佛，弥陀是究竟佛，性虽无二，位乃天渊。若不专念彼佛，求生彼国，必至随业流转，受苦无量。所谓法身流转五道，不名为佛，名为众生矣。

次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，久居苦域，是弥陀心内之众生；弥陀虽万德庄严，远在十万亿刹之外，是我心内之佛。既是心性无二，自然感应道交。我之苦切必能感，佛之慈悲必能应，

如磁石吸铁,无可疑者。所谓佛念众生,如母忆子。子若忆母,如母忆时,母子历生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,忆佛念佛,现前当来必定见佛,去佛不远也。

具如上真信者,虽一毫之善,一尘之福,皆可回向西方,庄严净土。何况持斋秉戒,放生布施,读诵大乘,供养三宝,种种善行,岂不足充净土资粮?唯其信处不真,遂乃沦于有漏。故今修行,别无要术,但于二六时中,加此三种真信,则一切行履,无烦改辙矣。倘欲舍此度门,别商玄妙工夫,则诸方宗匠如林,刹竿相望,正可随处问津,不须投足兹社。若果名心永尽,素愿攸同,时节因缘,幸常集会。依稀莲漏,仿佛篮舆,今古如斯,遗风未泯。庶他生为亲近之津梁,即此世为助发之资具,愿交勉焉!

申 劝

昔真歇和尚云:“佛佛授手,祖祖相传,惟此一事,更无余事。”释迦老子住世七十九年,说法三百余会,独于净土之教,淳淳赞说而不已,得非以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?然此法门,诚易诚难。夫执持名号,修众福善,至心回向,即得往生。苟得往生,则横截五道,顿超三有,直阶不退,不历多祇,岂非简易?倘若娑婆事业,在在萦怀,一暴十寒,心不专笃。遇五欲时,如胶如漆。遭逢逆境,结怨衔恨。而欲命终,彼佛接引,又

必不可得之数，岂非难事？由此观之，净土法门，药也；娑婆贪爱，忌也。众生业病，教奉医王，甫服其药，复饱食其忌，可乎？及乎临欲命终，重处偏坠，净因微弱，难脱苦轮，翻谓医王误人，佛法无验。悲夫！若辈颠倒极矣。曷不思匡庐法社十八高贤，暨百二十三人，俱留瑞应，具载方策。古今日月，古今山河，彼既丈夫，我岂不尔？当知不尔者，只是重处放舍不下故也。

凡我同会缁白老壮，宜各痛念娑婆险恶，早求出离。六道之匍匐，九品之逍遥，利害天渊，大须猛省。必也生大欣厌，舍秽取净，信此取舍与不取舍，原非异辙。毋骛虚名，毋执空见，毋受高帽禅和口头三昧惑乱，毋求旦夕速效，妄冀心外有佛来迎，动诸魔事。不论居家时、入社时，恒以念佛为正行，以勉修众善为助行。更于贪瞋习气，刻意揩磨，使重处得轻，生处渐熟，净念相继，愿行相资，自然千稳百当也。

其众行之中，则放生一事为最善。但应谛思，彼虽同性，犹属异类，尚须救之。况我同类之人，障深业重，有不久堕入恶趣者，有现在地狱受苦者。彼地狱苦，剧于世间刀火，奚啻十百千倍。何容于此置之膜外，不图拯救？然其拯救之法，亦惟在今日一心念佛，以速生安养，然后乘本愿轮，运大神力，兴无缘慈，扩同体悲。分身散影，于十方刹土诸恶趣中，寻声救苦，如观世音菩萨；誓空地狱，如地藏王菩萨。拔一切众生

苦因、苦果，与一切众生世、出世乐，摄一切众生同觐弥陀慈父，到究竟安隐处。具如是志愿，方是丈夫汉。若不具如是志愿，则届期聚首，悠悠从事，虽念佛、放生，亦只是寻常社会。岂曰无福？非衲所望于诸上善友也。幸审择之！

又申劝

净土法门，虽诸佛、诸祖共所赞扬，然当世士夫，一代时教，曾未经目。苟非宿有灵根，焉得闻而深信？今为略举一二大经、要论，以概其余，使知法门殊胜，易生信乐之心。

只如《华严》一经，教门广大，为诸经中王。譬如杲日当空，掩众星之彩，须弥横海，落群峰之高。其语世界也，不曰“恒河沙数”，而曰“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”。普贤菩萨以智通力，一眼普观无边香水海无边刹土，如掌中果。从近至远，随其方面，一一指陈名号、相状。极乐世界在毗卢遮那本刹中，刹有二十层，上广下狭，形如倒卓浮图。娑婆与极乐，同在第十三层。此层内有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，极乐世界其一数耳。视本刹世界之多，犹如尽赡部洲百岁所收之谷，总为一聚，其中一粟相似。何况更视本刹外无边刹种所有世界，尚可以言思计议哉！如是广大经文，于末后结束处，乃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惟令生安养世界，惟愿见阿弥陀佛。其专切劝发，反复叮咛，具在《行愿品》中，兹不繁录。

又佛灭后六百年，西天第十二祖马鸣大士，应佛悬记，重兴正法。宗一百洛叉大乘经典，造为一论，名曰《起信》，能令末世众生，发起大乘正信。譬如错众彩而为锦，酿百花而成蜜。其建言析理，穷微造极。既备陈一切法门，种种三昧，令修习正信已。复念一切法门，种种三昧，皆难修而易退。乃于末后，更示诸佛胜异方便曰：“复次初学菩萨，住此娑婆世界，或值寒热、风雨不时、饥谨等苦，或见不善可畏众生，三毒所缠，习行恶法。菩萨在中，心生怯弱，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，生疑欲退者。应发誓愿，一心专念佛及菩萨，以生决定心故，于此命终，必得往生诸佛刹中，见佛菩萨，永离恶趣。如经中说：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以诸善根，回向愿生，决定得生，常见彼佛，信心增长，永不退转，得入正位。”是知佛世时文殊、普贤，佛灭后马鸣、龙树，如是诸大士，咸劝往生，兼愿自往亲近弥陀。

他如《宝积》、《大集》等诸大部经中，称扬赞劝，未易悉举。

然十方诸佛净土无量，经论偏指归极乐者，略有三意：一为彼佛与此土人最有缘故。无贵贱，无贤愚，无幼艾，皆知阿弥陀佛号。若有苦屈，启口发声，无不称其名者。二为法藏比丘愿力胜故。摄二十一亿清净佛土诸庄严事，总为极乐世界一刹庄严。发四十八宏誓愿，广接十方念佛众生，来生其

国。盖诸佛果德，虽实平等，因中愿力，任运摄生，无差别中有差别故。三为阿弥陀佛即法界藏身，极乐世界即莲华藏海。见一佛即是见无量佛，生一刹即是生无量刹，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，即为一切佛所护念。以法身不二故，生佛不二故，能念所念不二故也。

然诸经论虽广赞扬，此国众生，初无知者。唯晋远公，崛起匡庐，肇兴莲社。一时名贤巨儒，不期自至，如刘遗民及宗、雷等，皆服膺请教，道遂大振。继自唐、宋以来，禅学寢盛，士大夫有智识者，多雅慕宗门，趣尚高异。然上下千百年间，其真能见性者，不过杨亿侍郎、李遵勖驸马，及许式郎中辈数人而已，余皆游戏门庭者耳。遂令不思议胜异法门，委为愚夫愚妇勾当。中间虽有三、五尊宿，递相祖述，然未必多接高流，广度群品。延及明季，乃有云栖宏大师出，承宿悲愿，以醇儒脱俗，专宏净业。当世名贤，归信者固多，疑毁驳难者，亦复不少。大师以宏才妙辩，百战不屈，翻成法喜之乐。由是缁素悦服，几如远公复生、永明再世，净土之道，复得大振。是则起千余年已坠之法门，厥功不既伟欤！乌呼！乃今往矣。末法昏衢，众生垢重，险恶道中，失此良导，可不为长太息者哉！予生也晚，弗获亲炙大师，宝其遗言，奚啻圭璧，每一展读其书，辄不禁涕泗横流，心意勇发。

今住兹普仁以来，常得群贤聚首，六时行道，洽我素心。

然每遇一友与会，不敢以俗士目之，私心窃计曰：“莲华国土中，复增一胜侣矣！”昔我释迦本师，悬记此土有六十七亿菩萨往生彼国，此必一数也。虽知悠悠退堕者多，然既发意念佛，已入弥陀愿海，如人食少金刚，终究不消，纵勤惰迟速不同，究竟必生彼国。既生彼国，究竟必获果证，八相成道，广度众生。故今于甫入会时，即以未来诸佛相期待，非为虚妄也。但不识众友自待何如？苟能如衲所期待以自期待，则凡现前善友，皆吾莲蕊连枝矣。

然吾观今之富贵利达者，或贪粗敝声色，不知苦本；或着蜗角勋名，不悟虚幻；或复爱殖货利，会计经营。现在碌碌一生，将来随业流转。彼佛刹中，依正庄严，无量胜妙乐事，不闻不知，从生至死，未曾发一念向往之心。反不如穷愚困厄之夫，多能念佛，从冥入明，转生胜处也。故今敬劝诸友，既各标名莲社，便是火宅优昙。必也具真实愿，发忻厌心，视三界如牢狱，视家园如桎梏，视声色如鸩毒，视名利如缰锁，视数十年穷通际遇如同昨梦，视娑婆一期报命如在逆旅，信宿舍离，惟以归家为务。如意亦得，不如意亦得，舍得寸阴，一心念佛。果能如是，若不生净土者，诸佛皆成诳语矣，愿共勉之！

起三年长期示众

凡欲与期念佛,令功行不虚者,当发三种心,以为方便:

第一,发痛惜光阴心。虽约三年,光阴无几。古人喻如连日疟发,三度寒热,期即告终。若非勤策身心,寸阴是竞,未免见以为长。若见以为长,则悠悠岁月,罔罔襟怀,疲厌易生,净功莫克,岂不大可惜哉!况命在呼吸,安保三年?纵越三年,岂能长久?所谓如囚趣市,如羊诣屠,但得前行,步步近死。直须孜孜昼夜,矻矻暑寒,一句洪名,无时间歇,不用弥陀接引,净土决定可生。凡我同行,慎勿锐始怠终,当视三年如一日、如一刹那可也。

第二,发专求出离心。夫此三年功行,非但不求世间福报,亦并不求功德智慧,辩才悟解,与夫世世为僧兴显佛法等愿。惟愿命终得生彼国,脱生死苦。此愿直须刻刻现前。如昔人被覆在千尺枯井中,受野狐诀,注视磨孔,一心欲出。视之既久,孔不加大,身不加小,任运飞出。念佛亦尔,专念彼佛,一心求生,念之既切,佛实不来,我实不去,自然得生。得此一愿,则见佛闻法,断惑证果。不假方便,自得心开。百千三昧,应念现前。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大愿,同时具足。所贵谛信力行,惟专惟一,始克有济也。

第三,发和顺守约心。堂中既无多众,早晚共住,称同行善知识。各宜防身护口,谦恭巽顺,互相砥砺,互为标榜。此

三年内,例如掩关禁足,当以山门为界,不得出外行走。虽亲友病亡大故,亦不得破例而出,开他人效尤自便之端。每日恒课,不得懈怠废缺。惟除病患,不能饮食,然或坐或卧,亦须默默念佛,盖病患中,尤当急切也。恒课外有余晷,须自检点,勿放身心空过。不得闲谈杂话、放逸戏笑,误己妨人。更不得披览外书,吟咏诗偈,非唯唐丧光阴,亦乃辜负檀越。

本堂轮一人作监直,五日一换,挂牌交代。有不守约、不如法者,监直师即应劝谏。一谏辄听者善。若三谏不听者,白众议罚。若监直师徇情容隐,不谏不举者,随事量罚。若诸师自严自重,各精进不放逸,置规约于无用之地,则弥善也。勉旃勉旃!

起精进七期示众

七日持名,贵在一心不乱,无间无杂,非必以快念、多念为胜也。但不缓不急,密密持名,使心中佛号,历历分明。着衣吃饭,行住坐卧,一句洪名,绵密不断,犹如呼吸相似,既不散乱,亦不沉没。如是持名,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矣。

若是真正道流,直能体究万法皆如,无有二相。所谓生佛不二,自他不二,因果不二,依正不二,净秽不二,苦乐不二,忻厌不二,取舍不二,菩提烦恼不二,生死涅槃不二。是诸二法,皆同一相,一道清静。不用勉强差排,但自如实体究。体究之

极,与自本心忽然契合。方知着衣吃饭,总是三昧。嬉笑怒骂,无非佛事。一心乱心,终成戏论。二六时中,觅毫发许异相不可得。虽则至心称念,亦同肆口诃骂。虽则精进修持,亦是梦中苦行。如是了达,方是真正学道人一心精进持名也。

前一心似难而易,后一心似易而难。但能前一心者,往生可必。兼能后一心者,上品可阶。然此两种一心,皆是博地凡夫边事,凡有心者,皆可修学。同堂缁素,切勿高推圣境,甘处下劣,各须勤策身心,近则七日内,远则一生中,常作如是信,常修如是行。纵不克证,为因亦强,华宫托品,必不在中下矣。倘或七日之后,置若罔闻,熟处毕竟不生,生处依然难熟,无明业习,牵合交缠。仅欲邀功七日,而此七日又未曾到一心不乱田地,正所谓少善根福德因缘,安望往生彼国?致令金口诚言,翻疑狂妄,是谁之咎乎?同七净众,愿各自审而诫勉之。

料東法门

念佛求生净土,释尊于无量法门中,特垂胜异方便。然念佛一法,仍有多门,约而计之,不出四种:一者念佛实相,即本觉理性,如《大集》等经所明是也。二者念佛法门,即种种三昧,如诸大乘经所明是也。三者念佛相好,即胜劣身相,如《十六观经》所明是也。此三种念佛,胜则胜矣,非异方便,盖必洞明

事理,深达境观,上智犹难,钝根绝分故也。四者念佛名号,即一心持名,如小本《阿弥陀经》所明是也。惟此一门,藉彼佛胜愿力故,不论有智无智,上中下根,但执持名号,一心不乱,七日乃至一日,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,即蒙弥陀圣众接引,即为十方一切诸佛护念。又彼佛本誓,若有众生,欲生我国,至心信乐,乃至十念,若不生者,不取正觉。是为不思議异方便,惟其异,故胜也。

所生净土,亦有四种:一曰常寂光土,极果圣人所居,断无明惑尽方得生。二曰实报无障碍土,别圆地住以上菩萨所居,断尘沙惑方得生。三曰方便有余土,四果圣人及别教三贤菩萨、圆教十信菩萨所居,断见思惑方得生。此三种净土,胜则胜矣,非异方便,盖必断惑乃生,还同竖出三界故也。四曰凡圣同居土,权实圣贤与博地凡夫共居。惟此净土,仗诸佛摄受力,故不须断惑,兼复带业往生。但惟信愿前导,感应道交,浊障稍轻,苦轮斯脱。而又即此同居安养,竖彻方便、实报、寂光,故上智即能顿净四土,而下愚亦可三界横超。无烦九次第修,不俟三僧祇证。是为不思議异方便,惟其异,故胜也。

如此最胜独异法门,释迦善逝殷勤示劝于五竺遐邦,恒沙如来广舌赞扬于十方刹土,岂欺我哉!龙树《毗婆沙论》云:“佛法有无量门,如世间行路,有难有易。徒步则难,乘船则易。欲易行疾至,应当念佛称阿弥陀佛名号,疾得阿耨菩提。”

又智者《十疑论》云：“在五浊恶世，求阿毗跋致，甚难可得。譬如跛人步行，一日不过数里。若信念佛三昧，乘彼佛愿力摄持，决定往生。如乘船遇顺风，须臾千里。又如劣夫从转轮王，一日一夜，周行四天下，非是自力，轮王力也。”

乃世之驾言直指者，多以西方为钝置，谓此法门专摄钝根劣器耳，苟能一超直入，何假他力。不思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，及此土智者、智觉，咸发愿往生，尽属钝根乎？世尊于宝积会上，劝父王净饭，并六万释种，皆生净土，尽是劣器乎？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安有如斯曲径？甫育莲胎，便阶不退，奈何反属廉纤？若夫已悟心宗，为垂警策，犹曰“生生不退，佛阶可期”者。其难易迟速，皎然可知矣。而世之学者，或疑或谤，或耻谈而不屑道。虽曰非愚非狂，吾不信也。

九品略辩

净土一门虽广摄诸根，咸登不退，而见佛久近，闻法大小，证果、授记迟速，不啻天渊悬绝。《大本经》略分三辈，不及《观经》九品为详。总而论之：上品以解悟为本；中品以戒善为本；下品纯恶无善，惟临终遇善友，一念信心，灭罪往生。析而计之：

上上生者，所谓“读诵大乘”，则宗说俱通；“修行六念”，则行解相应。故弹指即生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须臾历事十

方诸佛，亲蒙授记。僧如远公、智者，俗如刘遗民、杨无为辈，足以当之。

上中生者，虽未及读诵大乘，而能解第一义，是于已躬亦有悟入，而行证未逮上上生者。故经宿华开见佛，因前宿习，普闻众声，皆说甚深第一义谛。七日于阿耨菩提，得不退转。修诸三昧，经一小劫，得无生忍。

上下生者，虽未有悟入，而亦发无上道心，自欲明见本性，卒未遂志，以求生者。七日见佛，三七日始闻妙法。经三小劫，住欢喜地。

中上生者，乃在家净信男女，持戒求生者。临终见佛往生，莲华寻开，闻说四谛，应时即得阿罗汉道。以戒力专故，华开证果甚速。以未发无上道心故，所闻但四谛，所证但小果耳。

中中生者，乃出家男女，持戒求生者。曰“一日一夜持沙弥戒”、“持具足戒”者，显戒法殊胜，虽最促犹生，何况久持。然出家戒行精专，亦生中上，在家暂持斋戒，亦生中中，可互通也。临终见佛往生，七日华开闻法，得须陀洹果。经半劫，成阿罗汉。

中下生者，亦在俗男女，素未归向三宝，而天资仁孝，进道有阶，临终遇善知识开示，即获往生。七日见二大菩萨，闻法得须陀洹果。过十小劫，成阿罗汉。

下上生者，乃在俗恶人，临终遇善知识，教称佛名，灭罪

往生。七七日华开，见二大士，说甚深十二部经，发无上道心。经十小劫，得入初地。

下中生者，乃出家破戒恶人，临终遇善知识，称佛说法，一念往生。六劫华开，见二大士，闻大乘甚深经典，发无上道心。

下下生者，五逆十恶极恶之辈，兼僧俗二类，临终遇善知识，教称佛名，十念往生。十二劫华开，二大士为说诸法实相，即发菩提之心。后二生未言登地时数者，亦如下上生，发无上道心后十小劫也。

中三品虽以戒善求生，自度心坚，度他行缺，故终得大乘，而须暂登小果。下三品虽系极恶凡夫，以闻二大士说甚深法，即能发无上心，虽经多劫，直入圣位。然则一念大小，顿越权乘小果，一生精进，远超多劫华胎。大小迟速之间，发心策行者，当审所从事矣。

悟后求生者，藉极乐境缘，结习易断，三昧易修，速成忍力，度诸众生也。未悟求生者，为亲近弥陀，易于见性，永明所谓“但见阿弥陀，何愁不开悟”是也。禅、净二门，各宜专务，不必兼修。但彼此相非，深昧佛旨。参禅者，无论悟与未悟，但获往生，皆跻上品。修净者，虽五逆十恶，忏悔犹预下生。而必曰“不谤大乘”，则谤者不生，可知矣。先悟后生者，如巨帆遇彼顺风。念佛谤禅者，如败种植乎腴壤。其优劣之相，得失

之关，诚不可不辨也。

示夏子彝居士

《大阿弥陀经》云：“娑婆世界修行一昼夜，胜于极乐世界行善百岁。”盖以此土难于进修，彼土易为功力故也。例此而言，则风尘世路中修行一日，胜于深山净刹修行百千日，无疑矣。是故帝乡可游也，红尘可入也，所谓净愿不可忘也，净行不可缺也。嗟乎！风尘亦何能染人？第恐人自染风尘耳。

居士善根深厚，信力专笃，久知选官不如选佛，此行盖非得已也。然选佛场开，是处可入，无论深山净刹，世路风尘。要须信作南车，愿为前导。苟所向不乖，虽终日途中，何异家舍。长安、此地，不隔一尘。随伊冒暑冲寒，经州历县，操觚捉笔，执轡扬鞭。处处道场，时时佛事。净愿净行，常得现前。自然达清泰之上邦，面无量之寿圣，预九品之科目，极住、行、向、地之升进，候十方诸佛息化之大闕。然后分身补处，发号施令，统理九法界人天，调熟七方便弟子。如是选官、选佛，岂不诚大丈夫哉！然而说则易，行则难。深山净刹则易，风尘世路则难。吾愿居士为其难者，则他时异日，必有大得力处。当念流光如驶，衰老日侵，长途往还，勿虚度好时节。定课外有余晷，但只加持佛号。若《楞严咒》、《大悲咒》等，客路俱不必也。

示丁耕野居士

昔寂室和尚云：“世人欲修净业，不可言我今忙迫，且待闲暇；我今贫乏，且待富足；我今少壮，且待老时。若分定常忙，分定贫乏，分定夭折，即于净业无缘修习。忽尔丧亡，虽悔何及？何如趁身强健，努力修之。”至哉言乎！然今人无论信乐者少，纵能深信净土，而因循虚待，蹉过一生者，比比皆是也。

居士天姿醇谨，向见衲不久，即能警悟无常，长斋事佛，盖宿缘有在也。然居士家无恒产，岁以馆获得糈。夫家无恒产，则不足可知矣。身有馆职，则不闲可知矣。年方半百，则未至衰老可知矣。乃一旦谢馆不赴，却诸门弟子，秉持满分优婆塞戒，键户终年，专力净业，至于资粮薪水，初无会计，非勇猛丈夫而能若是乎？且以斗室狭隘，半供经像，于中避嚣息影，锐意精修，一如夏屋宽舒，泰然自足，惟虑其不能久久如斯也。嗟乎！夫人之居世，亦何定哉？窃尝论之，暇莫暇于不失时，富莫富于常知足，强莫强于勤精进。今居士兼三者而有焉，则虽举天下之闲者、富者、强有力者，与居士较，吾知其有名而无义矣。能如是，于生净土也何有！

然更有一语，愿相告诫者。譬如万斛之舟，欲有所往，橦非不高也，舵非不正也，资具非不完备也，去志非不决也。乘风张帆，有瞬息千里之势。倘若船头一桩，未肯拔却，被一条缆索系住，虽种种推排，其能有济乎？今时净业人，终日念佛，

忏罪发愿，而西方尚遥，往生弗保者。无他，爱桩未拔，情缆犹牢故也。若能将娑婆恩爱，视同嚼蜡，不管忙闲动静、苦乐忧喜，靠着一句佛号，如须弥山相似，一切境缘，无能摇动。或时自觉疲懈，惑习现前。便奋起一念，如倚天长剑，使烦恼魔军，逃窜无地。亦如红炉猛火，使无始情识，销铄无余。此人虽现处五浊之乡，已浑身坐在莲华国里，又何待弥陀授手，观音劝驾，而始信其往生哉？

或曰：彼居士勇猛精进如是，岂复牵于情爱？不几于无病而授药乎！

予曰：不然。古人云：“爱不重不生娑婆。”又云：“道念若同情念，则成佛多时。”五通仙人，累劫精勤，尚以欲漏未除，隳其功行。故知未登圣果以还，鲜有不被其系累者。居士果世念轻微，道心勇锐，见欲避如火坑，忆佛如恋慈母，净斋清课，永矢弗渝。又何妨以无病好人，常服良药，岂不起居轻利，转益强健乎！总之烦恼无尽，而生死根本，则唯贪爱，能漂溺行人，障往生法。是故先佛经中，处处诃责。但情爱一分疏淡，则净业一分成熟，于生死岸头，庶得解脱也。居士其勉之哉！

東顾兆祯居士

末法浇漓，人趋诈伪。求其履道存诚，敦古反朴，如我老居士者，其人皆不啻披星捡月矣。然净友中得君家公臣，又得

丁君耕野，复得翁君舜仪，皆属居士令亲，何祥麟瑞凤之以类而聚耶。就中翁君大孝遗身，所谓难行苦行。我所未曾为，亦所不能为，心焉钦服，非复笔舌所可赞述。读长歌允称其人，三复再复，弥见精丽。昔也知章八十耽吟，邱为九旬工赋。居士年居邱、贺之间，而著作亦兼擅其美。所冀惜分寸之阴，淡笔墨之好，回此精力，唯以净业栖心。则慧芽增长，道种成熟，异日佛前莲华化生，便非邱、贺辈所可同年语矣！

答顾兆祯居士

前有数行奉寄，想已尘览。顷接手书，乃有“尘业情缘，卒难销陨，何时得成妙观”等语，足知求道之切。然依鄙见，即此厌尘情、忻妙观，正坐学道内障。且避喧求静处，世未有其方。尘情果可绝乎？要知万法本闲，惟人自闹。善乎！藕益大师之言曰：“虽曰六根幻驰，六情纷动。仔细推求，尘既不居其咎，根亦岂职其愆？根既不职其愆，情岂独当其罪？三科剖析，既无真主，纵使共合，那有实法？而我辈于此虚妄法中，着我耽人，舍彼取此，犹如捏目，乱华发生，更欲分别华相孰妍孰丑，不亦谬乎！惟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，则智眼昭明，何处有尘情可厌。”然欲念佛求生净土，正不妨炽然起忻厌心。此忻厌心，着之则成惑病，了之则是方便，亦存乎其人耳。

所言“妙观”者，《观经》不云乎：“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

生。众生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”只此数语，便是念佛三昧秘要，一切观门，无不从兹流出。盖知“作”而不知“是”，则堕在权小。知“是”而不知“作”，必落魔外。“作”，即空、假观。“是”，即中道观。全“是”而“作”，全“作”而“是”。“作”、“是”一念，三观圆融。故《大集经》偈云：“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深妙禅。至心想像见佛时，即是不生不灭法。”智觉禅师云：“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”佛是本觉之理，念即始觉之智。故知正念佛时，始本会合，理智冥契，能所俱忘，自他不二。无念外之佛，为念所念。无佛外之念，能念于佛。超情越见，离句绝非。直捷圆顿，无过此者。除却念佛外，岂别有妙观可成耶？

窃尝论之，药无贵贱，起病为良，治本治标，宜随缓急。居士以耄期之年，回心向道，纵得百龄，余光有几？可不思束其功于至稳至易之途，而尚似探玄问妙，徘徊跂望于其间乎？衲前晤时，非唯不谈妙观，并为略去多种日课，仅以六字真言相劝勉者。此是海上奇方，能疗急病，抑又标本齐治，缓急咸宜，贵在深信力行。古人所谓：“但见阿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”然则何尘情而不销陨，何三昧而不现前？然在今日，纵有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总置不用，唯此一味单方相赠。苟非斩钉截铁，并力专持，其何以自振拔哉！若必谓持名功效不及用观者，则彼佛所具身相微妙，经论所开观法深细，博地初心，恐

不易成办，终不若依《小经》专一持名为稳当耳。但持名时，了达事理，一心不乱，即是观境，不须别求玄妙。念老居士十分诚恣，忘年齿之高，殷殷下问，故敢罄布愚直之私，而一无讳忌也，惟审之择之何如！

名字说与金水若居士

天台以“六佛”拣滥，初曰“理性”，次曰“名字”。始闻圣教，乃至明心见性，皆未出名字位。故知名字，其时甚长，而其义亦甚深无量也。居士名“善”，字“水若”。达此名，识此字，于见性成佛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异哉！告子之言性也，虽非儒宗中至义，乃翻有类乎如来之契经也。惜其屈于孟子之辨，而卒无以申明其说，是亦如虫御木耳。

夫十法界本乎一心，则善不善法皆性具，明矣。所谓性中有染净种子，故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而能外乎性。率性中净种子而起现行，则为君子之道，谓之修善。率性中染种子而起现行，则为小人之道，谓之修恶。《中庸》曰：“率性之谓道。”孔子曰：“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”道无分于仁、不仁，即性无分于善、不善也。若性惟善，而无不善，则三途恶趣，非由心造，又岂得称为法界乎？是故一阐提人，虽断修善，不断性善。若断性

善，则终不成佛。诸佛圣人，但断修恶，不断性恶。若断性恶，则不能现秽恶世界，折伏众生。此性、修之关，所当洞达。既不能离性以起修，亦不得废修而言性也。

请以水言之。所谓性者，即湿而就下，东流、西流者也。所谓修者，即决之东方，决之西方者也。居士欲修净业，可不顾名思义，而审其所以修之之术乎？若其心，念念趣贪瞋痴，日深月甚，挽之不回，引之不出，发于身口，多与恶相应，则所谓决之东方，终为震旦国中人物。若其心，念念厌离五欲，系想阿弥陀佛，愿乐亲近，如子忆母，不为业境之所牵，不为他歧之所惑，则所谓决之西方，定于极乐世界莲华化生，见佛受记。由是观之，见性成佛，亦在乎决之而已。若能决之西方，而为西流之水，则必不入三途鼎沸之水，必不杂人天渴爱之水，不混凡夫之浊水，不沾魔外之恶水，不堕二乘之死水，不同权乘之客水，常得理水以润心田，智水以融万行，即此名字位中，而圆合如来之性水。既得与性水合，则会归七宝池中，为澄净，为清冷，为甘美，为轻软，为润泽，为安和，为除患，为增益，而究竟成八功德之圣水矣。西流而极于此，真能尽水之性者欤！

然吾审居士之名与字，是从孟子义也，非告子义也。若夫决择善法，修习令满。决破不善法，修除令尽。则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而终止于至善之地。是未尝不与告子合，未尝不与宣

圣合，亦未尝不与西方之大圣人合也。居士其力决之乎！

《首楞严经·势至圆通章》解

《首楞严》一经，说在《法华》之后，实为佛法堂奥。昔智者判教时，此经未来支那，故唯以《法华》、《涅槃》为后味。若令一见，必广有疏释，且判属醍醐无疑矣。奈四依大士已灭，古今疏主各兴异见，久如聚讼。后学不具择法眼，靡所适从。至欲尽废疏解，唯看经文，亦过激之论也。及乎以己智寻经，又多不能达其旨趣，则终于昧昧而已。试平心论之，众解岂无长处？然不失之乖谬，即失之粗略。间有智识高超，出乎其类者，则又借此经发挥胸中创论。有真能舍己从经，曲顺佛意，则西湖鉴一疏之外，吾未见其能并美者。孰谓今人必不能迈古耶？或病其主张太过，讥其杜撰不无。纵未能无遗憾，要亦大有功于此经者矣！至于舍识用根、归重圆通之说，则诸佛诚言谁敢不信，此方教体谁敢不遵从？而议之者，皆违经抗佛者也。

现前诸善友既已标心净土，复欲研究此经，甚不易得。然始末无论，只此圆通文中，大有淆讹处。若非善读善会者，则所谓醍醐毒药，亦不甚远。岂不闻楞严会上，选佛场开，观音登科，势至下第。修净土人，于此若不拣辨，何以发此经之密意，而坚后学之行愿耶？但势至法门非此经要义故，鉴师疏

中亦引而不发。今则先辨法门，次彰密意。

辨法门者。当知此圣圆通，属七大中根大，以都摄六根故。依此六根而修念佛三昧，有三种不同：一者念自佛；二者念他佛；三者念自他佛。

若念自佛，则与诸圣圆通是同，以根性为所念法门，以旋湛为能念方便。如《央崛经》云：“所谓彼眼根，于诸如来常，具足无减修，了了分明见。乃至彼意根，于诸如来常，具足无减修，了了分明知”等。亦如此经，十方诸佛同告阿难：“令汝速证安乐解脱、寂静妙常，唯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”又如祖师云：“在胎名身，处世为人；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；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；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精魂。”从上诸祖，如斯指示甚多。此念自佛三昧，具摄一切教义、一切禅宗直指法门，罄无不尽也。

若念他佛，则与诸圣圆通有异，以六根为能念，以果佛为所念。法身虽复一体，我无二种庄严，诸佛福智圆满，成两足尊。念彼果德，不生疲厌，眼常瞻佛相，耳常闻佛教，鼻常触佛香，舌常称佛号，身常礼佛像，意常缘佛法。六根所注，无非佛境，如是相继，无间无杂。此念他佛三昧，具摄一切《弥陀》、《药师》、《弥勒上生》等经，及莲社一切业行、事想法门，罄无不尽也。

若念自他佛，则与诸圣圆通，同而复异。先须开圆顿解，

了知生佛一如，心土不二。托彼依正，显我心性。既不迷性外有佛，亦不执彼土非心。此则开圆解处，与诸圣同。托他境处，与诸圣异。《十六观经》所谓“胜异方便”，今文谓“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”。以此方便最胜极异故，不更假余方便也。

只就圆顿教中三种念佛三昧，对四种净土，略辨摄生大用。惟念自佛者，摄归实报、寂光二种净土，然但能竖入，不能横超；又但被利根，不能普摄；又则诸圣所同，不显此门独异，似非势至摄归本旨。今谓正摄念他佛及念自他佛二种行人，归于同居净土，兼复横超方便、实报、寂光。是故文中深明感应道交之益也。

次显经密意者。选择圆通法门，犹如国家用兵选将相似。或推作先锋，或压令殿后。殿后者为正选，余则各随常队而已。其推与压，要非无故而然。只如十八界中，必先根、次尘、后识，此常例也。今以六尘居先，而根次之。六尘中，必先色、次声，以及香、味、触、法。今以声最居先，而色次之。于六根中，仅列其五，抽出耳根置于二十四门之后。盖以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故，以音尘开先，闻根殿后，而独详明之也。虽不显言其故，人已觉之。既归重耳门，一经要旨，排列圆通，法应如是。

然念佛法门，亦逗此方机宜，末世众生须依念佛得度。乃此经方令一门深入，直了自性。若复双选二门，则昧本经旨

趣。若令念佛法门直尔混依常队，又失他经广赞之意。故今巧示推压，如军中密令，未许泄漏。盖前于十八界中，明抽耳根为重将矣。今乃于七大中，暗压根大为重将。而此根大，正属念佛法门。既不违他经广赞之宗，仍不乖此经用根之义，可谓至巧亦至密矣。夫七大次第，曰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见即是根。本应根先、识后，今移识居第六，而以根大殿后，亦如十八界中之耳门也。

又于前五大中，推火大作先锋，而以地、水、风、空次之，此有两意：一为当机堕淫起教故，以多淫召火，警多闻人先除欲漏也。故文云：“说多淫人，成猛火聚”，乃至“化多淫心成智慧火，诸佛呼我，名为火头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罗汉。愿为力士，亲伏魔怨”等，明以警之也。一切经律中皆以不杀为首戒，此经则以不淫为第一决定明诲；于三缘中，亦以欲贪先于杀、盗，均此意耳。二为末世对治重障，以烦恼虽多，惟淫欲为生死根本，最能障往生法故。令行人观凡夫身内淫火，即如来藏性空真火，循业发现。深观得悟，成智慧光。非唯不障往生，且能将送行人托上上品。所以《净名》赞淫怒痴，以其体即藏性，而染净功用在反掌间耳。故以火头居先，亦如十八界中之陈那也。

今请历观诸圣，除此二先锋、二重将外，余皆一依常例，次第不紊。可见二十五圣起座之时，诸大弟子结集之际，一

威一仪，一起一止，皆有深意，悉符教义。以粗心遇之，又安可得耶！然则观音虽独登科，势至岂全下第？但于观音则明选，于势至则暗选耳。良以圆根别人，故明选；诸根总摄，故暗选。此方教体，故明选；此土有缘，故暗选。通益当机时会现未众生，故明选；别益恶世法末时不见佛众生，故暗选。虎榜高题处，人所共知。朱衣暗点时，人所不觉。故曰大有淆讹，须善读善会也。

或曰：既是密意，何得泄漏？

曰：楞严选佛场中，揭榜已二千余年矣。此时若不明破，密将焉用？

或又曰：诚如子言，则文殊说偈选择时，岂亦不知密意？何不遵前例，一概都拣耶？

曰：诸圣自陈，各说第一，故寄推压，巧示密机。若承敕正选时，一依前轨，何得成密？然但声尘、火大准归常次，以此二门别意助显，非本所归重，故不更推出。至于势至法门，仍顺长行，置识大后，为二十四门之殿，未始不遵也。且既令专选一门，何得不拣势至？观其拣辞，仍与诸圣不同，但曰：“因果今殊感，云何获圆通？”意谓彼虽都摄六根、净念相继，而此相继之念，既属行蕴迁流，亦生灭法。以此为因，欲往生见佛，谁曰不可。今欲现证不生灭圆通，则因果不符，何能克获？此拣现获圆通为难，非拣往生后益也。其余诸圣，单念自佛，唯

属现修现证，故拣则全拣，以不逗此土机宜，不合此方教体故也。有志修证者，亦可以深长思矣！

然此为信力未坚者说，若果深信净土，纵令《楞严》独贬势至，亦自不疑。何以故？以他经广赞故，曰“不可思议功德”，曰“世间难信之法”，曰“一切佛护念”，曰“无上深妙禅”，曰“胜异方便”，曰“三昧中王”。多处极赞，既不生信，一处乍贬，何辄生疑？而况曾不独贬，而况复示暗选乎？奈末世众生读此经者，既不能依教从耳门深入，现证圆通。偏于念佛法门，好起疑惑，乃至破他净信，障他善行。薄福少智人，往往习气如是。故兹约法依经，曲为辩析，不自知其辞之丛沓也，岂得已哉！

旅三字说

《法华经》云：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”，“若贪著生爱，则为所烧。”故先佛世尊方便劝谕，引之令出，以此宅中众苦充满，难可安居也。藕益大师《净信集》云：“自寂光真性，翳于五住尘劳，而一切含识，鲜有恒居。虽四禅、四空，及方便土，亦属旅泊。”旅之时义大矣哉！

夫旅者，以行旅之人，次于旅舍之谓也。旅必有伴，亦必有处，亦必有其本业。今旷观三界之中，同一旅也，而人异其业。业本既异，而处与伴亦殊焉。慨自有识以来，经尘沙劫波，

积骨逾于富罗，饮乳过于溟渤，于中矜竦之状，飘泊之苦，有不可胜言者。时而与狱种为伴也，则恶逆为其本，有间、无间是其旅处；时而与鬼趣为伴也，则慳贪为其本，旷野、山泽是其旅处；时而与畜类为伴也，则愚痴为其本，水、陆、空界是其旅处；时而与修罗为伴也，则瞋慢为其本，须弥、大海是其旅处；时而与人道为伴也，则纲常为其本，四洲、诸国是其旅处；时而与欲天为伴也，则戒善为其本，地居、空居是其旅处；时而与色、无色界为伴也，则禅定为其本，四禅、四空是其旅处。方其旅也，随处而着，不知其旅也。嗟乎！故乡之梦，尚自朦胧。客次之居，岂为究竟？是非托安养以横超，悟寂光而上彻，又孰能外乎旅义也哉！

天都汪润生居士，法名“性净”，别字“旅三”。去家游学，有年矣。晚居琴川，有令嗣，长于才，夙柄家政，故居士得不为家累。虽厚栋华轩，可以逸老，以居士视之，萧然若寄也。居士恒长斋事佛，以淡泊无欲为养，以操修问道为兢兢。康熙乙卯岁，仲秋之朔，乃其七十揆辰。诸亲友故旧，争为文以祝之，诗以颂之。居士谢而弗视，视亦不审，曰：“徒周章乎耳目耳！与其谀言之来，以沽吾名，孰若法言之及，以裨吾心！”爰以“旅三”之字，而请说于予。

予思居士既旅乎三界，是得其旅之大者也，岂天都、琴邑云乎哉？然吾窃观夫居士之邦人族士，类多操奇赢，走四方。

其于旅也，惟获其利，未尽其义也。今居士旅于斯，设有人焉，告之以猗生煮海之谋，进之以郭氏治山之策，吾知居士必掩耳而去之矣。独兹七旬介寿之期，乃能却朋樽而不顾，置性鼎而不御，访予于枯澹寂寞之滨，咨予以异世乖俗之旨，可谓真淳未散，大朴犹存。其几于道者乎？曰：犹未也。

夫既曰“旅三”，则一切法趣旅，更无有法过于旅者。所谓随处而着，不知其处，理性旅也；了此三界，同为逆旅，本业、处、伴，各各差殊，名字旅也；知其非家，不住不着，于粗敝境，不生贪恋，观行旅也；客尘烦恼，方便折伏，悠悠旅梦，仿佛欲醒，相似旅也；不离法界，随寄尘寰，哀此旅人，尽力津济，分证旅也；是朽故宅，属于一人，我常在此说法教化，大火所烧时，我此土安隐，究竟旅也。苟不达此义，则于邮亭、传舍，误认家乡，诸所谋求，无非火宅中事。又或畏此旅途，多诸苦难，归心孔亟，去不还来，将使六字同昏，四生奚赖？若此者，皆无当于旅义也。

然则居士之在今日，惟当以安养为归宿之地，毋终为堪忍之旅客。若夫华开见佛，获证真常，又当眷此娑婆，再来侨寓，将护众伴，诱掖群迷。更于异域殊方，分身应迹，往来三界，终不疲厌。斯为究竟旅人，庶不虚居士立字之意矣！

观佛毫相法

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云：若欲生西方者，当观一丈六像，在池水上。又云：身相众多，不可遍观，须从一相好入，谓专观白毫一相，待观成熟，余相自然显现。毫长一丈五尺，周围五寸，外有八棱，中则虚通，仿佛如琉璃筒，在两眉中间，表中道也。右旋宛转，白如珂雪，莹净明彻，显映金躯。依此想时，令心坚住。心若昏散，制令明静。盖明则不昏，静则不散。当知明静是止观之效，定慧之体，亦即心之本体。止观是工夫，定慧是因行，明静是功效。明静之极，顿合本体，若至果上，即成福智二种庄严也。

今身心寂定，止也。观佛毫相，观也。毫相历然，明也。坚住不动，静也。所谓托彼身相，熏我心性，观智若成，自然显现，正此义耳。然欲修此观，须了万法唯心。经云：“心如工画师，造种种五阴。一切世间中，莫不从心造。”故知弥陀毫相，自是我心本具。定中所现，亦是我心造出。是心作毫相，是心是毫相，不从他得，不向外来。如是了达，方名如法修观也。总之，能观观智为一心三观，所观毫相是一境三谛。何以故？定中毫相，虽现在前，皆想念因缘，无实性相。此因缘所生之法，法尔无自性、无他性、无共性、无无因性，四性皆空，故无实性。而此想念所生毫相，非惟性空，相亦叵得，如镜像、水月，故无实相也。性相无实，故即空即真。随念能见，故即假即俗。即假

即俗，故非真空。即空即真，故非俗假。此则作是一念，遮照同时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，故为三一圆融，不可思议中道观境也。全谛发观，观还照谛，境观不二，唯是一心。

故古德颂云：“境为妙假观为空，境观双亡即是中。亡照何曾有前后，一心融绝了无踪。”此颂影略，须略释其意。言“境为妙假”，则空与中在其中矣。不具空、中，焉称妙假。言“观为空”，则妙空也，而中与假在其中矣。言“境观双亡”，则双照在其中矣。双亡即非空非假，双照是即空即假，二边不着，亦复不离，故即是中道。而下二句，即言亡照同时，一心融绝也。盖境虽具三，既属所观之境，但称妙假。观虽具三，既属能观之观，但名妙空。境、观虽各具三，既用双亡双照之妙观，冥合双非双即之妙境，但是妙中。由是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三一非同，三三非异。不可以意识思量，不可以名言分别，故曰“亡照何曾有前后，一心融绝了无踪”也。境观圆融妙理，以四语总摄无遗，透此妙伽陀，胜读台宗书数百卷。然非明了一心，淹贯台教者，恐未易透也。

经云：“但闻白毫名字，灭无量罪，何况如法系念。”释迦如来金口垂示，天台智者劝令专修。近代唯幽溪大师，常修此观。今净业行人，苟能一心持名，往生可保。兼修妙观，则托品必高。利根上士，胡不勉而行之！

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

虞山普仁院净业比丘行策定

事 例

择清净广厦，以为七堂。中奉弥陀圣像，悬诸华幡，然灯烧香，七日不绝。但以香光庄严，如法供养，不用蔬果、赞吹等。堂中左右，各设长桌一张，亦用香炉、供具严饰之，桌外各设坐椅四张。中央向佛设长桌一张，与左右桌齐，两横离一二尺许，可通出入。桌上供疏文一道，大炉一座，华、烛、供具，须令相称。桌外放蒲墩四个，左右近壁。若无禅床，则多设坐位，以便随班退坐。

其同行净侣，定十二人，分为三班，每班四人。首位司引磬，记持佛号，以千声为度；次位司小鱼；后二位司巡察，见班中昏散者警之。中央面佛，为第一班，近西一人为班首，即是七主。右边东向，为第二班，近上一人为班首。左边西向，为第三班，近下一人为班首。佛前上下两长桌上，各置引磬、小鱼一副，用过随放桌上。

凡七堂施設，须于隔宿，事事周备。同七缙素亦须隔日齐集，沐浴已，预请主七师，分班定位，教示演习。每班绕佛百声，即归位换班。于旋绕中间，蓦鸣大鱼六下，以代食梆。三班如法出堂，乃至斋堂旋念，止鱼接板，结板接佛，归堂旋坐。一一

指教明白，令众委悉。以期中戒语，不便指授，故须预习也。习已，各自至诚礼佛，求佛加被，令七昼夜中所作成办，不起内外魔障。事毕早息，毋致疲劳。

第一日，五更报钟鸣，众起盥漱毕，用汤点。入堂，主七师鸣引磬，礼佛三拜，各依位立定。举《香赞》，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声须和缓。《往生咒》三遍，起《赞佛偈》，即称佛名。中班鸣引磬二下，问讯旋绕。左右班，乃端坐默随。若昏散重者，当微动唇齿，庶免坐忘间断，并落昏沉无记性中。其神气清明者，当闭目静听，一心缘佛，使心中佛号，朗朗如贯珠，不杂不断。

首班旋绕毕，仍于下边立定，于“陀”字上，鸣引磬一下。次班即从座起，从容出位，于佛桌边，一行立定。首班复鸣引磬一下，又四、五声佛后，于“陀佛”二字上，连鸣两下，即止佛问讯，就右边空位坐。次班接佛问讯，旋绕如前。佛号毕，仍于上边立定，三鸣引磬。末班起座出位，于下边接佛旋绕，一如前式。次班复就左边空位而坐，默随佛号。

如是三班，周而复始，从旦至暮，佛声不绝。每称念一千，默随二千；旋行一千，安坐二千。庶几身口弗疲，劳逸均等。凡旋绕毕时，但看无小鱼桌边，方乃就立，则上下永无误差矣。十二人外，不论缁素多寡，亦分三班，行则随行，坐则退坐。

斋堂铺设圆位三面，长桌相接。唯下方中央少空，通行堂出入。四面近壁，皆可回绕（设位本方，而日圆者，取周匝回旋

之义也)。三时粥饭外,午前加食一餐,蔬菜止二簋,两人共之。每食,行食毕,鸣梆六下(表“南无阿弥陀佛”)。堂中闻梆声,不论何班旋绕,如常旋念,至疏桌边,班首置数珠于桌上,取引磬鸣二下,问讯(若佛声太急,即于此时改鱼缓念)。左右班起立,同声称念。班首带引磬,从中路向佛旋行,仍从中路出堂。若首班在前,余两班次第随行,须待本班缁素行尽,次班方可接行。若值中班在前,则末班随行,首班居后。若末班在前,则首班随行,次班居后,不得越乱。

到斋堂,右旋一匝,候末位到齐,班首即鸣引磬一下,止鱼停佛。缁素随所到处,就位坐定。不得推前逊后,不得抽身离位。随坐随食,不用问讯、念诵、出生等。旁悬板椎一副,预令沙弥立板椎边,候小鱼停止,接板念佛,每声鸣板二下。众等食时,一心缘佛,不可须臾放逸。食讫,班首于“南”字上,鸣引磬一下,沙弥即于“陀佛”二字上,连击二下。结板,众齐出位,亦不问讯,即起佛右绕归堂,一依前次。班首行至本立处,鸣引磬二下,问讯,置于桌上,仍取数珠绕佛。余班归原位坐。其左班西向者,须顺旋至桌边,从末位进,毋直归,毋逆行。凡归位、出班,及有事出入,并须安详徐步,毋得踉跄疾走。

入夜日光初暝,供疏桌上,亦然长烛。此后约每班两回旋念六千佛竟,更俟下班接佛旋行时,七主出位,鸣引磬一下,堂众皆起,同声旋念,不复论三班缁素次序。但约旋念十数匝

后，七主于下方中央，面佛立定，三鸣引磬，结小鱼一阵止佛。众皆面佛，鸣引磬，同念《发愿偈》云：

“弟子众等，至心发愿：愿命终时神不乱，正念直往生安养，面奉弥陀值众圣，修行十地胜常乐。”

于末后三字，缓鸣引磬三下，即礼佛三拜，归单就寝。众等尔时尤宜防护三业，正念寢息。不得作余事、说余语、起余杂想，亦不得礼余佛、诵余经咒。纵有恒课，终身不缺者，亦皆停止，宁于七日后追补之。不然则未免间断夹杂，又乌得称为七日持名、一心不乱乎？

寢息后，两炷官香将尽，香灯师预通厨房，办面水、汤点，即鸣报钟。此后六日，入堂礼佛已，即起《赞佛偈》，不诵经咒，余皆如初日。

行持期中，请定护七师二人，为二期外护。凡缙素随喜，毋令入堂。唯专为念佛来者，乃导之使入，礼佛三拜已，即送随班旋念，或送左右班后，不得揖众共语。若未满期欲去，亦但礼佛而出，不用别众缙素。于七前预到，发愿终七者，必须终竟一期，不同随喜之例。倘年高有疾，力难支遣，可密启护七师，乞其写帖，转达七主。或旋行时少坐，或入夜后早息，当破格方便之。

次立监直师一人，众中有违约者，即登名记罚，不可放过。

次安香灯一人，行者二人。香灯司炉火、香烛之事，遇

烛暗则剪，香尽则换，众赴斋则守堂不出，众就寝则看香定夜，须老成者充之。若疲乏时，愁与监直师，更换寝息，不可失事误众。行者司茶水、洗沐等事，午前行茶两次，午后不拘次数，入夜复行一次。每行毕，随收器荡涤，俟旋念班坐定，还须补行。凡盆水浣濯，众所需待者，皆当尽心供办。护七师须随时经理，毋令懈怠。

满七之日，入夜六千佛竟，更俟下班接佛后，主七师如常鸣引磬，三班同起，旋念五百声佛。主七师于佛桌东首，向佛立定，鸣大磬一下，众皆面佛。鸣第三下时，随接钟鼓一通，鸣大鱼。跪称观音、势至、清净海众各十声，如晚课例。《小净土文》，回向，礼佛十二拜、菩萨三拜，三自归毕，随鸣大磬一下。众相向侧立，主七师至下方中央，展具礼佛长跪，众称“南无大乘常住三宝”。护七师宣疏毕，仍鸣小鱼，诵《往生咒》送疏，不拘遍数。结咒已，念《发愿偈》，问讯，回至佛前。众同展具作礼三拜，收具问讯。鸣引磬，引众出堂，诣主七师室中礼谢。主七师同众，至护七师处，及诸职事师处，巡察叙谢讫，然后归堂圆礼，为一期事竟。

罚 例

罚有三等：上罚钱百文，中罚五十文，下罚十文。不论钱之贵贱，准此为式。堂中悬水牌一面，置笔砚一副，有应罚者，

监直师随书牌上。书已,持示本人令知。俟期满,结算某某罚钱若干,仍令本人买香供佛,或放生命。若无钱者,罚持《往生咒》,每咒十遍,准钱一文。

期中第一禁止话语。不论堂内、堂外,未起佛前,已止佛后,但有犯者,一上罚,三犯者出堂。若有不得已事,必欲语,可密告护七师,一两语即止,若多语、高声语,罚同。

凡欲抽解、着衣等,竟自起身,事毕速还。托事在外延缓者,一下罚。若私人寮舍,坐卧片时者,上罚。

有事欲出堂,须甲来乙去。甲若未还,乙须少待,或时事迫促,亦得两人并出。若四人中,两人已出,第三人复出者,一下罚。随班后坐者不拘。

旋绕未竟,不得越班而出,须待归位坐定,方可抽身。若越班出者,缁素同一中罚。

上班绕佛将毕,下班不得离位。若非时出堂,以致临班不到者,一中罚。

随班缁素当旋绕时,非年高有疾,禀白在前,辄自坐立者,一下罚。

若安坐时,性不耐坐,混入他班旋念者,一中罚。

数数出入者,一下罚。除有疾。

出班、归位,及出堂、入堂,并须威仪庠序。踉跄急遽者,一下罚。

堂中行动,左旋梗众者,一下罚。

冲班出入者,一下罚。

香灯师不在堂,遇烛暗香尽,左右班中首末四位,或后坐众,俱得暂起代行。唯旋行缙素,不得剪烛添香,伫立妨后,违者一下罚。

三班缙素中,有不善随鱼者,临班须默念,或低声念。若高声乱众者,一下罚。护七师当引至僻处,密启令知。

入夜止佛后,须随众安寝。若更礼佛持诵,作余功行者,一中罚。香灯师应劝止,若不听,方白监直师记罚。

食时赴斋堂,随行两班前后失次者,二班首各一中罚。斋堂食毕,起身抽解者,一下罚。

定夜失时,致入堂后,三班旋念未满一回即天明者,香灯师一下罚。入堂辄晓者,一上罚。或昏睡失香,失之太早,致众疲乏者,一中罚。

监直师随时随处当为众勘察,依式登记。若屡犯不知,或虽知不记,罚同本人之例。

凡同七护七诸师,于未起七前,并须熟《规式》。次将罚例录出,粘客堂前,有后到缙素,先令细览条约,方送入堂。或不解文义,当与摘要说知。若造次引送,以致入堂昧昧,动辄犯约者,护七师一下罚。

此三等罚,其计二十三条,今开明记罚式如左:

犯不语禁,一上罚。

多语,一上罚。

高声语,一上罚。

私入寮舍坐卧,一上罚。

定夜失时,一上罚。

越班出堂,一中罚。

非时出堂,一中罚。

乱班旋念,一中罚。

入夜别作功行,一中罚。

随班失次,一中罚。

定夜失时,一中罚。

托事久出,一下罚。

接踵出堂,一下罚。

临班坐立,一下罚。

数数出入,一下罚。

行动急遽,一下罚。

左旋梗众,一下罚。

冲班出入,一下罚。

伫立妨后,一下罚。

高声乱众,一下罚。

食毕先起,一下罚。

造次送人入堂，一下罚。

定夜失时，一下罚。

如上条例，事在必行。盖欲制止放逸，助成胜行，非好为烦刻也。行者当念一生悠忽，止此七日精进，各须激切奋勇，不惜躯命。无论行、住、坐、卧、饮食、便利，一句洪名，当如呼吸不断，不可斯须停止，俄顷夹杂。既欲一心不乱，大非寻常念佛可比也，思之勉之！

疏 文

（封面写：念佛七期回向发愿疏，秉教修净主七沙门某甲具缄）

伏以一心圆净，即五浊而不违清泰之乡。三界横超，虽九品而岂隔庸凡之位。融胜三昧王于性海，转第一义谛于口轮。道在人宏，佛随机应。□□国某省某府县某寺苾刍某甲等，即日熏沐，投诚稽首，归命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文佛、极乐世界接引导师阿弥陀佛、观音、势至、一切圣贤，同赐慈悲，俯垂证鉴。

切念弟子某甲，与现前众生等，生逢劫浊，报属凡躯。三业六根，既无罪而不造。五趣八难，亦无苦而不尝。暗识相传，曾未觉悟。死生浩漫，解脱何期？所幸宿植微因，得生正信。早入弥陀愿海，专修净土法门。祈宝域以栖神，托华轮而

送想。用是依经立轨，准教崇修。谨于今月某日为始，启建一心精进念佛道场七永日。于中严饰堂仪，肃分班次。执持圣号，终食无违。存想洪名，须臾不离。以斯功德，回向往生。惟愿阿弥陀佛慈悲摄受，与诸圣众，亲垂接引。必令诸根寂静，正念昭彰。须摩境现于目前，金色华敷于舍报。如经所说，愿悉不虚。

又愿以此七日精进功德，普令众等，断七支恶，灭七遮罪，除七慢障，离七秽行，游七宝池，布七净华，具七辩才智，演七菩提分，超七方便位，证七常住果。又愿以此三班净侣、十二僧伽，和合修持所生功德，普令众等，绝三恶道，转三重障，净三聚戒，历三乘位，越三界而长骛，冠三辈以高跻，深入三解脱门，圆发三如来藏。又愿众等，得成佛已，坐道树下，三七思惟，为诸众生说三乘法，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，广说三世十二支因缘流转还灭逆顺法门，究竟同趣萨婆若海。又愿于此七日之中，若缁若素，若远若近，若久若暂，若来若去，乃至执劳运力、随喜见闻，咸出苦轮，俱生乐国，共睹须弥毫相，同瞻法界藏身。又愿众等，既得往生安养，亲近弥陀，乃至一切如来悉得承事，一切佛土悉往庄严，一切善友悉能随顺，一切法门悉得通达，一切众生悉蒙度脱，一切行愿悉获圆成。

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仰愿三宝证知，令我等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。

普仁七日念佛记

金 善

丁巳春大士圣诞，虞山之北普仁禅院，依弥陀经教，起七日念佛新规。爰集净众，不拣道俗。其主则普仁大师，号截流道人者。其道场外护，则身叶师、古衲师也。其同行缁侣，则越海、在闲、慧如、湛月、慈宏、海目、德容、越祇、尚法、再应、可尊也。其遥闻法会，溯水来虞，则娄东两僧鸣谷、定慧也。其居士则汪旅三、翁凤蕤、顾公臣、金水若、陈千顷、赵存湖、翁子余、翁康成、沈诞先、夏子彝也。念佛为往生捷径，观音乃西方导师，故取诸二月十九也。

其法，则选僧十二，分三班，每班四人，各有所司。十二人外，不论缁素多寡，亦分三班，随其后。一班旋绕，则两班安坐。食时赴斋堂，依次无敢紊，坐定，佛声初歇，小沙弥击板念佛以继之，使一句洪名，不绝于心口耳间。夜分略睡，闻钟声鸣齐起。凡左行者罚，越位者罚，相语者倍罚，盖严若军令焉。

是日也，汪旅三等数人先在，予后至，闻堂中佛声琅琅。护坛师导之而入，但礼佛，不许揖众。辄随班行。已而退坐，或默随佛号，微动唇齿，或闭目静听，而以心随。余人后至者亦如之。

念佛之声，时而和缓悠扬，如一气呼吸，绵绵不断。至其

声之振疾，则又如猛将追敌，不尽灭不止。使杂妄无间可乘，众魔无路可入。当其风雨晦冥，众音振响，不复知山头雾起，殿宇云封。及天朗气清，则松风谡谡，涧水潺潺，无不与念佛之声相应和。至若鸡声唱彻，灯火荧荧，曦旭方升，香烟缭绕，晓焉而念佛也。山光乍暝，林谷幽翳，众籁寂然，梵音独举，暮焉而念佛也。或则神意怡悦，一尘不染，四字孤存，此真能一心不乱者。其或矍然奋发，神若驰而心欲止，此期于一心不乱而未能者。更有信愿已坚，胜缘欣遇，尘事敦逼，魔障多端，暂尔依班，寻复离位，咨嗟悔恨，不获终斯七日者。我大师度生方便，慈海真切。众等信西方之可至，幸日夕以追随，知洪号之难思，因称扬而感涕。

嗟乎！石火电光，人生百年，犹七日耳。以七日而供尘累，尘累何时了？以七日而要净土，净土必可期。况百年之内，其为七日也甚多。而刹那异世，其为百年也又绝少。人知百年之莫期，而不知此七日之难遘。又惟知百年之虚度，而不知彼七日之浪掷，悲夫！

附

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

印光法师说

《佛教日报》邓慧载记录

第一日 说吃素念佛为护国息灾根本

印光本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，只会念几句佛。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，而于佛法，绝无彻底之研究。此次既以护国息灾法会诸君之邀请参加，情不可却，且事关国家福利，亦属应尽之责。遂不辞简陋，来预此会。但今天所讲者，并无高深之理论，只述护国息灾之根本方法。至于此次法会之要义，待明日再讲。

此次法会之目的，为护国息灾。但何以方能达此种目的？余以为根本方法，在于念佛。盖杀劫，及一切灾难，皆为众生恶业所感。人人念佛，则此业可转。如只有少数人念佛，亦可减轻。念佛法门，虽为求生净土、了脱生死而设，然其消除业障之力，实亦极其巨大也。而真正念佛之人，必先要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尤须明白因果，自行化他。今日之非圣非孝、蔑道废伦、杀父等等邪说，皆是宋儒破斥因果轮回，以致生此恶果。如人人能明白因果道理，则断无人敢倡此谬说也。世间一成不变之好人少，一成不变之坏人

亦少，大多皆是可上可下、可好可坏，所以教化最为紧要。孔子曰：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只要加以教化，无不可以使之改恶归善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唯在人之信念而力行耳。今日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是紊乱者，皆无教化之故也。但教化须在幼小时起，所谓“教妇初来，教儿婴孩”。若小时不教，大则难以为力矣。何则？习性已成，无法使之改易也。故念佛之人，须注意教育其子女，使为好人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果能人人如是，则灾难自消，而国亦常蒙拥护矣。

念佛法门，根本妙谛，在《净土三经》。而《华严经》中《普贤行愿品》所示，尤为根本不可缺乏之行愿。盖善财以十信满心，参德云比丘，即教以念佛法门，得入初住，分证法身。从此历参五十余员知识，随闻随证，自二住以至十地，历四十位，最后于普贤菩萨处，蒙其开示加被威神之力，所证与普贤等、与诸佛等，即是等觉菩萨。然后普贤菩萨，以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劝进善财，及华藏海众，一致进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故知念佛法门，始自凡夫，亦可得入；终至等觉，亦不能超出其外。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，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

凡学佛之人，更有应注意之事，即切戒食荤，因食荤能增杀机。人与一切动物，生于天地之间，心性原是相等，但以恶

业因缘，致形体大相殊异耳。若今世汝吃他，来世他吃汝，怨怨相报，则世世杀机无已时矣。若能人人茹素，则可培养其慈悲心，而免杀机。否则纵能念佛，而尚图口腹之乐，大食荤腥，亦未能得学佛之真利益也。

再者，今人好言“禅净双修”，究则所谓“双修”者，乃看“念佛的是谁”。此仍重在参究，与净土宗生信、发愿、求往生，迥然两事。又禅宗所谓“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”，系指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。密宗所谓“即身成佛”，盖以即身了生死为“成佛”。若遽认以为成万德具足、福慧圆满之佛，则大错大错。盖禅家之“见性成佛”，乃是大彻大悟地位；若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二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密宗之“即身成佛”，不过初到了生死地位。此在小乘，则阿罗汉亦了生死。而圆教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即已了生死。七信与阿罗汉，了生死虽同，其神通道力，则大相悬殊。八、九、十信，破尘沙惑，至十信后心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品三德秘藏，而入初住，是为法身大士。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四十一位，方入佛位。其历程尚有如此之远，非一蹴即可骤至也。修净土者，即生西方，即了生死，亦是“即身成佛”，但净宗不作此僭分说耳。而与禅宗之纯仗自力，较其难易，实为天壤之别。尚望预会诸君，三复斯旨。

第二日 说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

昨日讲净土法门,今天讲护国息灾法会之意义。所谓“护国息灾”云者,是国如何护,灾如何息。因是欲达此项目的,有二种办法:一者临时,二者平时。如能平时茹素念佛,以求护国息灾,固有无限之功德。即临时虔敬而求护息,亦有相当之效力,不过仍以平素大家护息为好。盖平素大家茹素念佛,愿力相接,则邪气消而正气长,人人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,国家得护而灾殃自消矣。古书有云: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盖已乱之治易晓,未乱之治难明。夫治国亦如治病,有治标者,有治本者。治病者是已乱之治,若求其速效,所谓头痛医头、腿痛医腿,治其标也。其标既愈,然后再治其本,俾气血周流,营卫舒畅。本既痊愈,则精神振起,方能奋发有为。现者国家危难,已至千钧一发之际,余以为今日治国,须标本兼治。兼治之法,最莫善于念佛吃素、戒杀放生,而深明乎三世因果之理。

现在世界之劫运,吾人所受种种灾难,皆是过去恶业所招,以致感受现在苦果。故知此恶业者,即过去恶因之所造成也。欲免苦果,须去苦因。过去已种之苦因,念佛忏悔,乃能消去。现在如不再种苦因,将来即能免受苦果。何谓苦因?贪、瞋、痴三毒是也。何谓善因?济物利人是也。若人人明达因果之理,则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灾害自无从起矣。唯今人

不明因果之理，私欲填胸，无恶不作，只知自己，不知有人。诿知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。故余平素常言：因果者，圣人治天下、如来度众生之大本也。舍因果而谈治国平天下，何异缘木而求鱼，吾未见其能有得也。佛言：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”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，来世定得恶果。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，来世定得善果。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《书》曰：“作善，降之百祥。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”其理与吾佛所讲因果正同。所谓“余”者，乃正报之余，非正报也。本人来生后世所享受者，乃所谓本庆、本殃也。余报乃在其子孙，余庆、余殃，皆其祖父所积而成者也。

世人不知因果，常谓“人死后则告了脱，无善恶果报”，此为最误天下后世之邪见。须知人死之后，神识不灭。如人人能知神识不灭，则乐于为善。若不知神识不灭，则任意纵欲、杀父杀母、种种罪恶，由此而生。此种极恶逆之作为，皆断灭邪见所致之结果。人人能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则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。然此尚非究竟法。何为究竟法？是在念佛求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并须敦伦尽分、闲邪存诚，则国运可转，灾难可消。盖今日之灾难，皆大家共业所招。如人人念佛行善，则共业可转，而劫运可消。“一二八”沪战时，念佛之人家，得灵感者甚多。彼自己单修，尚得如此灵感，况人人共修者乎？故知国难

亦可由众人虔恳念佛挽回也。又如观世音菩萨，以三十二应身，入诸国土，寻声救苦。如至诚诵观音圣号，自能得感应。古今得灵感而见诸载记者甚夥，诸君可自翻阅之。除《普门品》中所述外，凡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救度之。应以山河大地、桥梁道路身得度者，即现山河大地、桥梁道路身而救度之。现在之人，发信心者太少，不发信心者太多。若人人发信心，则何灾不可消哉！

且人之信心，须在幼小时培养。凡为父母者，在其子女幼小时，即当教以因果报应之理，敦伦尽分之道。若待其长大，则习性已成，无能为力矣。尤重者必在于胎教，孕妇能茹素念佛，行善去恶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，身不行恶事，口不出恶言。使儿在胎中禀受正气，则天性精纯，生后再加以教化，则无不可成为善人者。昔周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相夫教子之淑德懿行，故能成周朝八百年之王业。印光常谓“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”。良以家庭之中，主持家政者，多为女人，男人多持外务。其母若贤，子女在家中，耳濡目染，皆受其母之教导，影响所及，其益非鲜。若幼时任性骄惯，俾其自由，绝不以孝弟忠信、因果报应是训，长大则便能为杀父杀母之魔王眷属矣。是故子女幼小时，切须养其善心，严加约束。要知今日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之辈，皆从彼父母骄生惯养而来。以孟子之贤，尚须其母三迁，严加管束而成，况平庸者乎？

现在大家提倡“男女平权”，谓为抬高女人的人格。不知男女之身体既不同，而责任亦各异。圣人所谓：“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。”“正位乎内”者，即实行烹饪纺织、相夫教子之事也。今令女人任男人之事，则女人正位之事荒废矣。名虽为抬高女人的人格，实则为推倒女人的人格。愿女界英贤，各各认清自己的人格所在，则家庭子女，皆成贤善，天下岂有不太平之理乎？以治国平天下之要道，在于家庭教育。而家庭教育，母任多半。以在胎禀其气，生后视其仪、受其教，故成贤善，此不现形迹而致太平之要务，惜各界伟人，多未见及。愿女界英贤，于此语各注意焉。世俗皆称妇人曰“太太”，须知“太太”二字之意义甚尊大。查“太太”二字之渊源，远起周代，以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皆是女中圣人，皆能相夫教子。太姜生泰伯、仲雍、季历三圣人，太任生文王，太姒生武王、周公。此祖孙三代女圣人，生祖孙三代数圣人，为千古最盛之治。后世称女人为“太太”者，盖以其人比“三太”焉。由此观之，“太太”为至尊无上之称呼。女子须有“三太”之德，方不负此尊称。甚愿现在女英贤，实行相夫教子之事，俾所生子女，皆成贤善，庶不负此优美之称号焉。

其次须认真茹素，人与动物，原是同等，何忍杀其性命，以充自己口腹？己身微受刀伤，即感痛苦。言念及此，心胆惨裂，何忍杀生而食？况杀生食肉之人，易起杀机。今世之刀兵

灾劫，皆由此而来。古语云：“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”世有许多人，虽明佛法道理，而视戒杀茹素为难行。民国十年，余往南京访一友，其人请魏梅荪见余，以“信佛念佛，而不能吃素”告。余令其熟读《文钞》中《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》数十遍，即能吃素矣。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，互生；互为怨家对头，互杀。次引《梵网》、《楞严》、《楞伽》经文为证。熟读深思，不徒不忍食，且不敢食矣。魏居士未过二月，即绝不食肉矣。又上海黄涵之居士之母，不能食素，且不信食素为学佛要事。黄涵之函询其法，余令其于佛前朝夕代母忏悔业障，以母子天性相关，果能志诚，必有感应。涵之依之而行，月余，其母便吃长素矣。时年八十一，日课佛号二万声，至九十三岁去世。

余望一切大众，从今日起，注意戒杀茹素。并劝自己之父母、子女及亲友，共同茹素。要知此亦护国息灾之根本方法也。今日余所讲者，为护国息灾之意义，而实行方法，乃在念佛茹素。诸君幸勿以为浅近而不介意也。

第三日 申述因果原理并以事实证明

前、昨两日，余曾将因果道理，及护国息灾的方法，略略叙述，今日本可不必再谈因果。但有不得不申述者，拟进一步，将因果之原理与事实，互证说明，俾大众知所儆惕。

现在世人不晓因果之原理，以为妄谈邪说。处处讨便宜，不肯吃亏。殊不知便宜即是吃亏，吃亏即是便宜。如今之为父母者，多溺爱其子女，不严加约束，致养成其好钱财、好贪便宜，以为可以保守家产，不致损失。岂知适得其反，遗患终身。间接则与国家社会，亦有无限之影响。兹举一事为例。

隋代州赵良相，家资巨万，有二子，长曰孟，次曰盈，盈强孟弱。其父将终，分家资为二，孟得上。及良相死，盈尽霸取其兄之产。止与孟园屋一区，孟佣力自活。无何，赵盈死，生孟家为儿，名环。后孟亦死，生盈家，与盈之子为儿，名先。洎长，而孟家益贫，盈家益富，赵环即与赵先作仆使为活。谚云：“天道弗平，盈者益盈。”环一日闻其寡母曰：“赵盈霸汝家产，致汝世贫，今至为其奴，可不耻乎？”环因怀恨，欲杀赵先。开皇初，环从先朝五台，入峨谷东数十里，深旷无人。环拔刀谓先曰：“汝祖、我父，弟兄也。汝祖霸我产业，致我世贫。今为汝仆，汝其忍乎？吾今杀汝也。”先即疾走，环逐之入林，见草庵，遂入。有老衲曰：“子将何为？”环曰：“吾逐怨也。”老衲大笑曰：“子且勿为，令汝自识之。”各以药物授之，充茶汤，食已，如梦初醒，忽忆往事，感愧自伤。老衲曰：“盈乃环之前身，霸他之业，是自弃其业也。先乃孟之再来，受其先产，父命犹在耳。”二人弃家从释修道，后终于弥陀庵。见《清凉山志》。因果报应，彰明显著，如响应声，如影随形，丝毫不爽也。

又如现在流传五台山“人皮鼓”一事，亦是因果最显明可畏者，为言其详。唐北台后黑山寺僧法爱，充监寺二十年，以招提僧物，广置南原之田，遗厥徒明海。爱死，即生其家为牛，力能独耕，仅三十年，牛老且病。庄头欲以牛从他易油。是夕，明海梦亡师泣曰：“我用僧物，为汝置田，今为牛，既老且羸。愿剥我皮作鼓，书我名字于鼓上，凡礼诵当击之，我苦庶有脱日矣。不然，南原之阜，变为沧瀛，未应脱免耳。”言讫，举身自扑。海觉，方夜半，鸣钟集众，具宣其事。明日，庄头报老牛触树死。海依其言，剥皮作鼓，书名于上。即卖南原之田，得价若干，五台饭僧。海复尽倾衣钵，为亡师礼忏。后送其鼓于五台山文殊殿，年久鼓坏，寺主以他鼓易之，讹传以为“人皮鼓”耳。见《清凉山志》。盖因果昭彰，无能或逃。然赵氏二子，夙世种有善根，能邂逅高僧，居然成道。若一般凡庸，焉可自蒙，而且拨无因果，自误误人，自害害人。

今人皆唯看目前，不顾后世，好占便宜，不愿吃亏。其子女耳濡目染，相习成风。而社会风俗，亦因之险恶。争夺以起，大乱以兴，杀人盈城盈野，而目不为瞬、心不为颤，无非职是故也。且杀人者，残忍恶毒，不以为可悲可惧，反自矜其功，而他亦交相赞叹。甚有杀父母、杀兄长者，反自命为大义灭亲。噫！祸变至此，天理绝，人道灭。不仅道德丧亡，抑将浩劫相续。故现在欲救护国家，应从根本做起。根本为何？即确信

因果是。如洞明因果之理，而又笃信实行，则世道人心，自可挽回。

余以为世界之宗教、哲学，皆无佛教精奥而易行。今人之不信因果，大多受宋儒之影响。宋代理学，如程明道、伊川、朱晦庵等，由看佛大乘经，略领会“全事即理”之意致。及亲近宗门知识，又会得“法法头头，不出一心”之旨。实未备阅诸经论，及遍参各宗知识。遂窃取佛经之义以自雄，用以发挥儒教之奥。又恐后人看佛经，知彼之所得处，遂昧心辟佛。精妙处不好辟，即在事实上辟。谓“佛所说之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之事理，皆是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，实无其事。”谓“人死之后，形既朽灭，神亦飘散，纵有剉斫舂磨，将何所施？又神已散矣，令谁受生？”由此之故，大开肆无忌惮之端，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。谓“天即理也，岂真有冕旒而王者哉？”谓“鬼神为二气之良能”。谓“打雷为阴阳之气击搏而成声”。将实理实事，认作空谈。专以正心诚意，为治国治民之本。不知正心诚意，必由致知格物而来。彼以“致知”为“推极吾之知识”，以“格物”为“穷尽天下事物之理”。而不知“物”，乃心中私欲，由有私欲，障蔽自心，则本具真知，莫由显现。由格除私欲，则其本具之真知自显；真知显，而意诚心正矣。正心诚意，愚夫愚妇一字不识者，亦做得到。若如彼说“推极吾之知识，穷尽天下事物之理”，虽圣人亦做不到。故知此处一错，治世之根本已失。又以无因果轮

回，令人正心诚意。以无有因果，一死永灭，善恶同归于尽，谁复顾此空名，而正心诚意乎？又理学家谓“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”，此语直是破坏世间善法。何以故？蘧伯玉行年二十，而知十九年之非；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欲寡其过而未能。是有所为耶？无所为耶？孔子以德不修，学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为忧；年已七十，尚欲天假数年，以期学《易》而免大过。是有所为耶？无所为耶？然自程、朱以后，儒者皆不敢说因果。以说则受人攻击，谓非纯儒，谓悖先贤。故凡识见卑劣者，随声倡和以辟佛。识见高明者，无不偷看佛经以期自雄；无不痛辟佛法，以为后来入乡贤祠、人文庙之根据耳。在程、朱当日之心，只欲儒教兴隆，不顾佛教存灭。驯至于今，由彼破因果轮回之余毒，至今爆发，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以成杀父杀母之恶剧，可不哀哉！

现在绥远战事甚急，灾祸极惨，我忠勇之战士，及亲爱之同胞，或血肉横飞、丧身殒命，或屋毁家破、流离失所。无食无衣，饥寒交迫。言念及此，心胆俱碎。今晨圆瑛法师，向余说此事，令劝大家发心救济。集腋成裘，原不在多寡，有衣助衣，有钱助钱，功德无量，定得善果。要知助人即助己，救人即救己，因果昭彰，丝毫不爽。若已有灾难，无人为助，能称念圣号，佛菩萨于冥冥中，亦必加以佑护焉。余乃一贫僧，绝无积蓄，有在家弟子布施者，皆作印刷经书用。今挪出一千圆，以为援绥

倡。能赈人灾，方能息己灾。现在一般士女，务尚奢华，一瓶香水之值，有三、四十圆，至二、三百圆者。何如将此靡费之资，移作助绥之用？又有一般人，多好敛财，生前既不愿用，死后仍期带于地下，欲其子女以厚葬之，或留为子女用。殊不知现世有掘墓之危险，留之反受其害。如现在陕西有掘墓团之组织，专门做此工作。为人子者，既孝其父母，何忍因孝而使其枯骨暴露于地？莫如将此巨款以救济他人之为善也。又有贫苦之人，虽有志于此，而力未逮。余以为可以念佛为助，既可息人之灾，又可息己之灾，果何乐而不为乎！

当沪战时，苏州曹沧洲居士之孙，奉父命由沪赴苏，迎其三叔祖及叔父等往沪。彼叔祖、叔父通不愿去。其人以其妻之珠宝等，缠之于腰，坐小火轮往沪。忽强盗来，欲跳上岸，适堕水中，所带金珠，可值二、三万，均送与为己换衣之一人，而自称贫士，为教蒙学之教师。倘大强盗知，则又不知要几多万令赎，岂非钱财之祸人耶！今人只贪目前便宜，不能看破，为钱财而吃亏，其例甚多，不胜枚举。

昔有某居士，问余以挽回劫运之方。余曰：“此易易事，在明因果之理，而笃行之耳。”能发信心，必有善果。且作伪之心自消，心中坦荡荡，任何灾难，皆冰雪消融矣。洪杨之役，江西木商袁恭宏，被匪所获，缚于客厅柱上，门上加锁，俟时而杀之。渠自意必死，乃默念观音圣号。良久入睡，醒而身在野地，

仰首见星辰，遂得逃脱。以是，甚望大家大发信心，秉乾为大父、坤为大母之德，存民吾同胞、物吾同与之仁，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、护育之，更能以因果报应、念佛求生西方之道劝化之。倘人各实行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，灾不期息而自息矣。

第四日 说成佛大因果并略释《四料简》要义

前两天，余曾将因果谈过，今天仍谈因果。须知前两天所谈者为小因小果，今天所谈者为大因大果。

佛之所以成佛，常享真常法乐；众生之所以堕地狱，永受轮回剧苦者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凡人欲治身心，总不能外于因果。现在人徒好大言，不求实际，辄谓因果为小乘法，实为大谬。诂知大乘、小乘，总不外“因果”二字。小乘是小因果，大乘是大因果。小因，是依生灭四谛，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。小果，是证阿罗汉果。大因，是修六度万行。大果，是证究竟佛果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其因必有其果，未之或爽也。所以不独世间人皆在因果之中，即菩萨、佛，亦不出因果之外。若谓因果为小乘，则菩萨、佛，亦是小乘矣。其言之狂悖可知矣。

本会是护国息灾法会，余以为但息刀兵水火之灾，尚非究竟，须并息生死烦恼之灾，乃为彻底办法。吾人昧己法身，断佛慧命，可悲可痛，较之色身被祸，何止重百千万倍。故必能护持法身慧命，断生死烦恼，方算尽息灾之能事。

佛教大纲,不外五宗。五宗者,即律、教、禅、密、净也。律为佛法根本,严持净戒,以期三业清净,一性圆明,五蕴皆空,诸苦皆度耳。教乃依教修观,离指见月,彻悟当人本具佛性,见性成佛耳。然此但指其见自性天真之佛为“成佛”,非即成证菩提道之佛也。密以三密加持,转识成智,名为“即身成佛”。此亦但取即身了生死为“成佛”,非成福慧圆满之佛也。此三宗,均可摄之于禅,以其气分相同也。以故佛法修持之要,不过禅、净二门。禅则专仗自力,非宿根成熟者,不能得其实益。净则兼仗佛力,凡具真信愿行者,皆可带业往生。其间难易,相去天渊。

故宋初永明寿禅师,以古佛身,示生世间,彻悟一心,圆修万行,日行一百八件佛事,夜往别峰,行道念佛。深恐后世学者,不明宗要,特作一《四料简偈》,俾知所趣。其偈曰:“有禅有净土,犹如戴角虎,现世为人师,来生作佛祖。无禅有净土,万修万人去,若得见弥陀,何愁不开悟。有禅无净土,十人九蹉路,阴境若现前,瞥尔随他去。无禅无净土,铁床并铜柱,万劫与千生,没个人依怙。”此八十字,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,学者即生了脱之玄谟。阅者先须详知何者为“禅”,何者为“净土”,何者为“有禅”,何者为“有净土”。“禅”与“净土”,乃约理约教而言。“有禅”、“有净土”,乃约机约修而论。理教则二法了无异致,机修则二法大相悬殊。语虽相似,意大不同。极

须着眼，方不负永明之婆心矣。

何谓“禅”？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门所谓“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”。宗门语不说破，令人参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。实即无能无所、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、纯真心体也（“离念灵知”者，了无念虑，而洞悉前境也）。“净土”者，即信愿持名，求生西方，非偏指唯心净土、自性弥陀也。“有禅”者，即参究力极，念寂情亡，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也。“有净土”者，即实行发菩提心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之事也。倘参禅未悟，或悟而未彻，皆不得名为“有禅”。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，或有信愿而不亲切，皆不得名为“有净土”矣。至于虽修净土，心念尘劳，或求人天福报，或求来生出家为僧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宏扬佛法，教化众生者，皆不得名为修净土人。以其不肯依佛净土经教，妄以普通教义为准，则来生能不迷而了脱者，万无一二。被福所迷，从迷入迷者，实繁有徒矣。果能深悉此义，方是修净土人。眼中无珠者，每谓参禅便为“有禅”，念佛便为“有净土”，自误误人，害岂有极！此已说明“禅”、“净”、“有”、“无”，今再将偈语，逐段剖晰，方知此八十字，犹如天造地设，无一字不恰当，无一字能更移。

其第一偈云“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”者。盖以其人既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，又复深入经藏，备知如来权实法门，而于诸法之中，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

法,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。《观经》上品上生“读诵大乘,解第一义”,即此是也。“犹如戴角虎”者,以其人禅净双修,有大智慧,有大禅定,有大辩才。邪魔外道,闻名丧胆。如虎之戴角,威猛无俦。有来学者,随机说法,应以禅净双修接者,则以禅净双修接之。应以专修净土接者,则以专修净土接之。无论上、中、下根,无一不被其泽,岂非人天导师乎?至临命终时,蒙佛接引往生上品,一弹指顷,华开见佛,证无生忍,最下即证圆教初住,亦有顿超诸位,至等觉者。圆教初住,即能现身百界作佛,何况此后位位倍胜,直至四十一等觉位乎。故曰“来生作佛祖”也。

其第二偈云“无禅有净土,万修万人去,若得见弥陀,何愁不开悟”者。以其人虽未明心见性,然却决志求生西方。佛于往劫,发大誓愿,摄受众生,如母忆子。众生果能如子忆母,志诚念佛,则感应道交,即蒙摄受。力修定慧者,固得往生。即五逆十恶,临终苦逼,发大惭愧,称念佛名,或至十声,或止一声,直下命终,亦皆蒙佛化身,接引往生,非“万修万人去”乎?然此虽念佛无几,以极其猛烈,故能获此巨益,不得以泛泛悠悠者较量其多少也。既生西方,见佛闻法,虽有迟速不同。然已高预圣流,永不退转,随其根性浅深,或渐或顿,证诸果位。既得证果,则开悟不待言矣。所谓“若得见弥陀,何愁不开悟”也。

其第三偈云“有禅无净土,十人九蹉路,阴境若现前,瞥

尔随他去”者。以其人虽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，而见思烦恼，不易断除。直须历缘锻炼，令其净尽无余，则分段生死，方可出离。一毫未断者勿论，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，六道轮回，依旧难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，尚未归家，即便命终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，九人如是，故曰：“十人九蹉路。”“蹉”者，蹉跎，即俗所谓“担阁”也。“阴境”者，中阴身境，即临命终时，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。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，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宰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；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五祖戒再为东坡，草堂青复作鲁公，此犹其上焉者。故曰“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”也。“阴”，音、义与“荫”同，盖覆也。谓由此业力，盖覆真性，不能显现也。“瞥”，音“撇”，眨眼也。有以“蹉”为“错”，以“阴境”为“五阴魔境”者，总因不识“禅”及“有”字，故致有此谬误也。岂有大彻大悟者，十有九人，错走路头，即随五阴魔境而去，着魔发狂耶？夫着魔发狂，乃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。何不识好歹，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？所关甚大，不可不辩。

其第四偈云“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，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”者。有谓“无禅无净”，即埋头造业、不修善法者，大错大错。夫法门无量，唯禅与净，最为当机。其人既未彻悟，又不求生，悠悠泛泛，修余法门。既不能定慧均等，断惑证真，

又无从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毕生修持功德，感来生人天福报。现生既无正智，来生必随福转，耽着五欲，广造恶业。既造恶业，难逃恶报。一气不来，即堕地狱，以洞然之铁床铜柱，久经长劫，寝卧抱持，以偿彼贪声色、杀生命等种种恶业。诸佛菩萨，虽垂慈愍，恶业障故，不能得益。清截流禅师谓“修行之人，若无正信求生西方，泛修诸善，名为第三世怨”者，此之谓也。盖以今生修行，来生享福，倚福作恶，即获堕落。乐暂得于来生，苦永贻于长劫。纵令地狱业消，又复转生鬼、畜。欲复人身，难之难矣。所以佛以手拈土，问阿难曰：“我手土多？大地土多？”阿难对佛：“大地土多。”佛言：“得人身者，如手中土。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。”“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”，犹局于偈语，而浅近言之也。

永明禅师，恐世人未能将禅、净之真义，观察清晰，故作此偈以明之，可谓迷津之宝筏，险道之导师，厥功伟矣。良以一切法门，专仗自力。净土法门，兼仗佛力。一切法门，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带业往生，即预圣流。世人不察，视为弁髦，良堪浩叹！今人每以话头看得恰当，临终去得好，便为了脱。不知此语，乃未开正眼之梦话也。兹引数事为例。

如清乾、嘉间，有三禅僧，为同参。死后，一生江苏，为彭文章；一生云南，为何桂清；一生陕西，为张费。三人，唯彭记得前生事。后入京会试，俱见二人，遂说前生为僧事。二人虽

不记得，一见如同故人，成莫逆交。殿试，彭中状元，何榜眼，张传胪。彭也放过主考学台，然颇贪色，后终于家。何作南京制台，洪杨反，失南京，被皇上问罪死。张尚教过咸丰皇帝书，回回要反，骗去杀之。此三人，也不是平常僧，可惜不知求生西方，虽得点洪福，二人不得善终，彭竟贪着女色，下生后世恐更不如此生矣。

又苏州吴引之先生，清朝探花，学问、道德、相貌俱好。民十年，朝普陀会余，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。以烧香过客，不能多叙，亦未详问其由。十一年，余往扬州刻书，至苏州一弟子家，遂访之，意谓夙因未昧。及见而谈之，则完全忘失了，从此永无来往。迨十九年，余闭关报国寺，至十一月，彼与李印泉、李协和二先生来。余问：“汝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？”伊云：“我二十六岁做一梦，至一寺，知为云南某县某寺，所见的殿堂房舍、树木形状，皆若常见，亦以己为僧。醒而记得清楚，一一一条录。后一友往彼作官（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），持去一对，丝毫不错。”余曰：“先生已八十岁，来日无多，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庶可不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。”伊云：“念佛什么希奇？”余曰：“念佛虽不希奇，世间无几多人念。顶不希奇的事，就是吃饭，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，此种最不希奇的事，汝为什么还要做？”伊不能答，然亦不肯念。伊问二位李先生：“君等念否？”答曰：“念。”伊仍无下

语。至十二月三十夜,将点灯时去世,恰满八十岁。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,故今生感得大功名、大寿命。今生只尽伦常,佛法也不相信了,岂不大可哀哉!

然此四人,均尚未有所证。即已有所证,未能断尽烦恼,也难出离生死。如唐朝圆泽禅师,晓得过去、未来,尚不能了。况只去得好,就会了乎?

唐李源之父,守东都,安禄山反,杀之。李源遂不愿做官,以自己洛阳住宅,改做慧林寺,请圆泽做和尚,伊亦在寺修行。过几年,李源要朝峨眉,邀圆泽同去。圆泽要走陕西,李源不愿到京,定规要由荆州水道去。圆泽已知自己不能来矣,遂将后事一一开明,夹于经中,尚不发露,遂随李源乘船去。至荆州上游,将进峡,其地水险,未暮即住。忽一妇,着锦裆,在江边打水。圆泽一见,双目落泪。李源问故。圆泽曰:“我不肯由此道去者,就是怕见此女人。此女人怀孕已三年,候吾为子,不见则可躲脱,今既见之,非为彼做儿子不可。汝宜念咒,助我速生,至第三日,当来我家看我,我见汝一笑为信。过十二年,八月十五夜,至杭州天竺葛洪井畔来会我。”说毕,圆泽坐脱,妇即产子。三日,李源去看,一见,其儿即笑。后李源回慧林,见经中预道后事之字,益信其为非平常人。至十二年,李源预到杭州,至八月十五夜,往所约处候之。忽隔河一放牛孩子,骑牛背,以鞭打牛角唱曰:“三生石上旧精魂,赏月吟风不

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易性常存。”李源闻之，遂相问讯，谈叙。叙毕，又唱曰：“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话因缘恐断肠。吴越江山游已遍，却回烟棹上瞿塘。”遂乘牛而去。

此种身分，尚了不了。况只话头看得恰当，去得好，就会了乎？仗自力了生死，有如此之难。仗佛力了生死，有如彼之易。而世人每每舍佛力而仗自力，亦莫明其妙。今二语为之说破：只是要显自己是上等人，不肯做平常不希奇的事之知见所误也。愿一切人，详思此五人之往事，如丧考妣，如救头燃，自利利他，以修净业，方可不虚此生此遇矣！

第五日 略释天台“六即”义兼说吃素放生

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契理契机，至顿至圆，洵为利生唯一无上法门。唯现在之人，或者自高自大，谓既云众生即佛，则我即是佛，何必再念佛乎？或者以我既为苦恼凡夫，何能了生脱死，唯求来生不失人身耳。此两种人，皆不明因果所致，故今日仍讲因果。

须知“众生即佛”者，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，设不修念佛妙行，佛性无由显现，何能得了生死、成佛道之实果乎？譬如宝镜蒙尘，光明不现，实未失之也。若肯用力揩磨，自可照天照地矣。

若言我是苦恼凡夫，不能生西方了生脱死，以至成佛者，

乃业深障重，自甘堕落也。且今世之人，有下棋、叉麻雀而累死者，不知有多少。若能以此劳苦，修行念佛，何愁不往生西方，上证佛果乎？盖佛本是众生修持得证佛果之人耳。

隋天台智者大师，著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立“六即佛”义，以对治自甘堕落，及妄自尊大之病。“六即佛”者，一理即佛，二名字即佛，三观行即佛，四相似即佛，五分证即佛，六究竟即佛也。“六”明阶级浅深，“即”明当体就是。譬如初生孩子，与其父母形体无异，而力用则大相悬殊。不得谓初生孩子非人，亦不得以成人之事令孩子担当也。若能知“六”而常“即”，则不生退屈。知“即”而常“六”，则不生上慢。从兹努力修持，则由凡夫而圆证佛果，由理即佛而成究竟即佛矣。

理即佛者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虽背觉合尘，轮回三途六道，而佛性功德，仍自具足，故名理即佛，以心之理体就是佛也。无机子颂曰：“动静理全是，行藏事尽非。冥冥随物去，杳杳不知归。”以一切众生，未闻佛法，不知修持，而一念心体，完全同佛，故曰“动静理全是”。由其迷背自心，作诸事业，故曰“行藏事尽非”，事完全不与佛性相应也。终日终年，昏昏冥冥，随烦恼妄想之物欲而行，从生至死，不知回光返照，故曰“冥冥随物去，杳杳不知归”也。

名字即佛者，或从善知识，或从经典，闻即心本具、寂照圆融、不生不灭之佛性，于名字中，通达了解，知一切法皆为

佛法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，所谓闻佛性名字，即得了解佛法者是也。颂曰：“方听无生曲，始闻不死歌。今知当体是，翻恨自蹉跎。”以从前只知生死轮回，无有了期，今知佛性真常，不生不灭。既知当体就是成佛真因，则汲汲修持，反恨从前虚度光阴，以致未能实证也。

观行即佛者，依教修观，即圆教五品外凡位。五品者：一、随喜品，闻实相之法，而信解随喜者；二、读诵品，读诵《法华》及诸大乘经典，而助观解者；三、讲说品，自说内解，而导利他人者；四、兼行六度品，兼修六度，而助观心者；五、正行六度品，正行六度，而自行化他，事理具足，观行转胜者。颂曰：“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。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。”既圆悟佛性，依教修观，对治烦恼习气，故曰：“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。”了知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；一切诸法，无非佛法；一切众生，皆当作佛。故曰：“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。”

相似即佛者，谓相似解发，即圆教十信内凡位也。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八、九、十信断尘沙惑。颂曰：“四住虽先脱，六尘未尽空。眼中犹有翳，空里见华红。”四住者：一、见一切住地，乃三界之见惑也；二、欲爱住地，乃欲界之思惑也；三、色爱住地，乃色界之思惑也；四、有爱住地，乃无色界之思惑也。初信断见，七信断思，故曰：“四住虽先脱。”然由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之习气未尽，故曰：“六尘未尽空。”此但指七信位说。八、

九、十信，尘沙惑破，习气全空矣。习气者，正惑之余气耳。如盛肉之盘，虽经洗净，犹有腥气。贮酒之瓶，虽经荡过，犹有酒气。“眼中犹有翳，空里见华红”者，以无明未破，不能见真空法界之本体也。

分证即佛者，于十信后心，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即入初住，而证法身，是为法身大士。从初住至等觉，共四十一位，各各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故名分证即佛也。以无明分四十二品，初住破一分，以至十住则破十分，历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以至等觉，则破四十一分矣。初住，即能于无佛世界，现身作佛，又复随类现身，度脱众生，其神通道力，不可思议。何况位位倍胜，以至四十一位之等觉菩萨乎。颂曰：“豁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。穷源犹未尽，常见月朦胧。”“豁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”者，颂其分破、分证之景象也。“穷源犹未尽，常见月朦胧”者，颂其犹有无明云，未能彻见性天真月之光辉也。

究竟即佛者，从等觉，再破一分无明，则真穷惑尽，福慧圆满，彻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入妙觉位，成无上菩提道矣。颂曰：“从来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。但复本时性，更无一法新。”“从来真是妄”者，未悟以前，只此皆空之五蕴，而妄生执着，色法、心法互相形立，则苦厄随生。既悟之后，亦只此五蕴，而全体是一个真如，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。故曰“从来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”也。然此所证之真，并非新得，不过复其本

具之真如佛性而已。故曰“但复本时性，更无一法新”也。又众生在迷，见佛菩萨，及一切众生，皆是众生，故毁谤佛法，杀害众生，不知罪过，反以为乐。佛既彻悟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之心，见一切众生，完全是佛，故于怨于亲，皆为说法，令得度脱。纵令极其恶逆不信之人，亦无一念弃舍之心，以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。

今晨黄涵之对余曰：“圆瑛法师言：‘道场将近圆满，于圆满日，举行放生。于十六日，说三归五戒。祈为大众宣说放生、受归戒之大意，俾大家同发利人利物之心。’”故不得不为宣说也。本法会原为护国息灾，若推究灾之来因，多由杀生而起。欲止杀业，须从戒杀吃素、护惜物命及买放物命而起。大家各须发心，护惜物命。“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半夜声”，此语当奉为箴铭，力加警惕。盖放生之意义，即是使大家发心护生。自己放生，当然不再杀生。即己不放生，看到他人放生，抑又何忍杀生？如人人能护惜生物，不加残害，则杀劫可消，而国运可转矣。但世人，尚有一面出资放生，一面仍照常杀生吃肉，如此，虽有放生之小功德，何能敌杀生之大罪过乎？现本会定于圆满日举行放生，愿诸位发心捐助，自利利物，功德不可思议。

至于此次皈依弟子之供养，决定完全作为赈灾之用，印光绝不取用分文。盖余一孤僧，既无庙宇，又无徒弟，除衣食

外，留钱何用？一旦命终，用火烧后，骨烬投入大海，不须造塔，及作任何纪念也。且此皈依之事，最初余本不应允，卒以圆瑛法师，及屈文六居士之敦劝，以为诸人求法心殷，为满彼等之愿，情不可却，故乃允许。余素轻视金钱，不似他人每名弟子须出香敬若干，始准皈依。余则即无钱亦可皈依，只要其能有虔心修持耳。盖勿以皈依一事，如做买卖，须出价若干，方能购货几许看，则方是真实皈依法之信徒，方可得了生脱死、超凡入圣之大利益矣。

第六日 以真俗二谛破诸执见及说近时灵感

世人执空、执有，妄生己见，故迷而不觉。世尊设教，即欲令众生破此二见，特设一念佛法门，俾其从有而至空，得空而不废有，则空、有二法，互相资助，得益甚大。况仗弥陀愿力，故其力用，超过一切法门，而为一切法门之所归宿也。

世有一种下劣知见人，教以念佛求生西方，则曰：“我等业力凡夫，何敢望生西方，但求不失人身即足矣。”此种知见，由不知众生心性，与诸佛之心性，一如无二。但以诸佛修德至极，性德圆彰。众生唯具性德，绝无修德，纵有所修，多属悖性而修，反增迷悖耳。

又有一种狂妄知见人，教以念佛，则曰：“我就是佛，何须念佛？汝等不知自己是佛，不妨常念。我既自知是佛，何得

头上安头？”此种知见，由于只知即心本具佛性之佛，不知断尽烦惑、圆满福慧之佛。此种人若知性修、理事不可偏执，力修净行，则远胜生下劣知见者。否则自误误人，永堕阿鼻地狱，了无出期矣。

故执空、执有之谬知，下劣、狂妄之谬见，唯念佛最为易治。以“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”，若不作佛，则不是佛矣。此二句经文，为破下劣、狂妄二见之无上妙法也。克论佛法大义，不出真、俗二谛。真谛一法不立，即圣智所见之实体也。俗谛万行圆彰，即法门所修之行相也。（“俗”，即“建设”之义，不可作“世俗”、“鄙俗”讲。）

学佛之人，必须真俗圆融，一道齐行。以其一法不立，始能修万行圆彰之道。万行圆彰，始能显一法不立之体。今为易解，特说一喻。真如法性之本体，如大圆宝镜，空空洞洞，了无一物。而胡人来则胡人现，汉人来则汉人现，胡、汉俱来则俱现。正当空空洞洞、了无一物时，不妨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正当胡来胡现、汉来汉现时，仍然空空洞洞，了无一物。禅宗多主真谛，即在万行圆彰处，指其一法不立。净宗多主俗谛，即在一法不立处，指其万行圆彰。明理智士，自无偏执。否则宁可著有，不可著空。以著有，虽不能圆悟佛性，尚有修持之功。著空，则拨无因果，成断灭见，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，其祸之大，不可言宣。

吾人念佛，当从有念而起，念至念寂情亡时，则既无能念之我，亦无所念之佛，而复字字句句，历历分明，不错不乱，即所谓“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”也。“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”者，正念佛时，了无起心念佛之情念。虽无起心念佛之情念，而复历历明明，相续而念。然此工夫，非初心所能即得。若未到无念而念之工夫，即不以有念为事，则如毁屋求空，此空非是安身立命之所。古之禅德，多有礼拜、持诵，不惜身命，如救头燃者。故永明寿禅师，日课一百零八种佛事，夜往别峰，行道念佛。况后世学者，不重事修，而欲成办道业乎？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体，力行万行圆修之事功，方是空有圆融之中道。空解脱人，以一法不修为不立，诸佛称为可怜悯者。莲池大师云：“著事而念能相续，不虚入品之功。执理而心实未通，难免落空之祸。”以事有挟理之功，理无独立之能故也。吾人学佛，必须即事而成理，即理而成事。理事圆融，空有不二，始可圆成三昧，了脱生死。若自谓“我即是佛”，执理废事，差之远矣。当用力修持，一心念佛，从事而显理，显理而仍注重于事，方得实益。如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今以凡夫而不自量，视念佛为小乘，不足修持，则将来定入阿鼻地狱矣。

又念佛人，要各尽己分，不违世间伦理，所谓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若不孝父母，不教子女，乃佛

法中之罪人，如此而求得佛感应加被，断无是理。故学佛者，必须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。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。各尽己分，以身率物。广修六度万行，以为同仁轨范。须知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亦在六度万行之中。世之不信佛者，如戴著色眼镜，以观察事物，红绿彩色，由镜而异，不得事物之本色。故《大学》有“格物致知”之说，良有以也。我等学人，切勿妄执己见。如妄执己见，坐井观天，一俟阎罗索命，方悟前非，亦悔之晚矣。

斯世浇漓，社会紊乱，天灾人祸，叠环相生。欲谋挽救，须人人敦伦尽分，孝亲慈幼，爱人若己，大公无私方可。以人心和平，世界自安，国难自息矣。现在最大之祸患，在于人存私心，私心之极，则亲子可杀其父母。世人多羨唐、虞之治，熙熙皞皞，天下太平。而叹今之世风颓丧，人心浇漓。然一究其何以至此，则公与私耳。公极，则世界大同。私极，则子杀其父母。若彼此破除私见，无相残害，则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又何难复见于今日哉！昔普陀一老僧行路，适腿碰其凳，遂将凳踢倒，连踢几脚。此种知见，皆因任己我慢，绝不反省之所致也。此见大发，则必至杀父杀母，尚不以为耻，反以为功矣。

现在杀机更盛，杀人之工具亦益见巧妙。大劫当前，谁能逃得？唯有大众虔诚念佛，哀冀佛力之加被。沪战时，闸北房舍，多成灰烬。独余皈依弟子夏馨培之寓所，未曾波及。盖当战事剧烈时，彼全家同念观世音圣号。且最奇异者，战事起后

第七日，渠一家人，始由十九路军救出。及战停归家，室中诸物，一无所失。非菩萨之佑护，何能如是？渠供职《新闻报》馆已数十年，夫妻均茹素念佛甚虔。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有灾难，一称圣号，定蒙救护也。

或曰：“世人千万，灾难频生，观音菩萨仅是一人，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耶？即能救护，亦不胜其劳矣。”殊不知并非观音处处去救，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。观音本无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心，故能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如皓月当空，所有水中皆现月影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此月为多、为一耶？不可言一，万水之月各现矣。不可言多，虚空之月常一也。诸佛菩萨之救度有情，亦复如是。其不得感应者，唯以众生之不虔诚，非菩萨之不救护也。如一池污浊之水，欲月现其中，岂可得乎？明乎此，我等大众念佛，犹有不正心诚意、虔恳而为之者，吾不信也。

山西闻喜县，一弟子叶滋初，骑骡行于大岭间，一边高峰，一边深涧。雪冻成冰，骡滑而跲，遂跌下涧。半崖有一株大树，恰落到树之中间，得以无虞，否则粉身碎骨矣。此树何由而有？乃观音所示现也。

又民十七年，宁波蔡仁初，于沪开五金玻璃店，人极淳厚，与聂云台善。云台令常念观音，意防绑票，仁初信之。一日，将出，自己汽车在门外，绑匪以手枪赶开车者去，匪坐其上。仁

初一出即上车，随即开去，方知被绑，乃默念观音，冀车坏得免。已而轮胎爆裂，车行蠕蠕。再前行，油缸炸破，车遭火焚。匪下车恨甚，向之开三枪，而蔡以三跳免，遂乘人力车归。其年六月，与其夫人，同至普陀皈依。

又张少濂，为某洋行经理，素不信佛。一日，坐汽车行于冷静处，二匪以小六门赶开车者去。张云：“君上车坐，令彼开往何处即已。”二匪人各持手枪向张。张默念观音，行至闹热处，适有二人打架，巡捕吹哨，二匪跳下车逃去。盖以念观音之故，致匪误会为捉己故也。其舅周渭石，先皈依，一日请余至其家，少濂亦皈依。

又镇海李觐丹之子，为洋行买办。得吐血病二年，有时吐，即不吐时，痰中亦当带血。一日，为匪绑去。觐丹畏惧异常，全家念观音求救，复请法藏寺僧助念。后匪索银五十万圆，李家只允五万，匪魁谓非五十万不可。然每说五十万时，头即作痛，竟以五万圆赎回。且自匪绑去，不但不吐血，连吐痰也不带血了。二年多之痼疾，由被绑而全愈矣。以上所述感应事迹，宜深信之。

现在学佛人颇多，然能深知佛法者甚少，外道之语，人多信之。江浙俗传，谓念佛之人，血房不可入，以产妇血腥一冲，以前所念之功德，都消灭矣，故视作畏途。虽亲女、亲媳，皆不敢近，犹有预先避居别处，过月余方敢回家者。此风遍行甚广，

亦可怪也。不知此乃外道邪说，蛊惑人心，何可妄信？

民十二年，袁海观之次媳，年已五十多岁，颇有学问，有二子、二女。其长媳将生子，一居士谓曰：“汝媳生子，汝家中一个月内供不得佛，也念不得佛。”彼闻而疑之，适余至沪，彼问此事。余曰：“瞎造谣言。归告汝媳，令念观音，临产仍须出声念。汝与照应人，各大声念。定规不会难产，及无苦痛、血崩等事，产后亦无种种危险。”彼闻之甚喜，不几日而孙生，其孩身甚大，湖南人生子必称，有九斤半。且系初胎，了无苦痛，可知观音大慈悲力，不可思议。

平常念佛菩萨，凡睡卧，或洗脚、洗浴时，均须默念。唯临产不可默念，以临产用力，默念必受气病，此极宜注意。须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，唯在人之能虔诚与否耳。明高僧寿昌慧经禅师，生时颇难，其祖立于产室外，为念《金刚经》，以期易生。开口念出“金刚”二字，即生，其祖乃取名为“慧经”。长而皈依，及出家，皆不另取名，其人为万历间出格高僧。由是观之，可知佛法之有益于世间也大矣。念观音于生产有如是利益，岂可为邪说所惑，而不信奉耶？

世人食肉，已成习惯，当知无论何肉，均有毒，由于杀时，恨心怨气所致。虽不至即时丧命，然积之已久，则必发而为疮为病。年轻女人，若生大气后，喂孩子乳，其子必死，以因生气

而乳成毒汁也。人以生气,尚非要命之痛,尚且如此。况猪、羊、鸡、鸭、鱼、虾要命之痛,其肉何能无毒乎?

余十余年前,见一书云:一西洋女人,气性甚大,生气后喂其子乳,其子遂死,不知何故。后又生一子,复以生气后喂乳而死。因将乳令医验之,则有毒,方知二子皆乳药死。近有一老太婆皈依,余令吃素,以肉皆有毒,并引生气西妇药死二子为证。彼云:伊两个孩子,也是这样死的,以其夫横蛮,一不顺意,即行痛打,孩子看见则哭,便为喂乳,遂死,亦不知是乳药死的。其媳亦因喂乳死一子。可知世间被毒乳药死的孩子,不知有多少。因西妇为发起,至此老太婆,方为大明其故。凡喂孩子之女人,切勿生气,倘或生大气,当日切不可即喂孩子。须待次日心平气和,了无怨恨时,乃无碍矣。若当日即喂,或致即死,纵不即死,或迟迟死。是知牛、羊等至杀时,虽不能言,其怨毒结于身肉者,亦非浅鲜。自爱者固宜永戒,以免现生后世种种灾祸也。此事知者甚少,故表而出之,幸大家留意焉。

由此证之,须知人当怒时,不独其乳有毒,即眼泪、口水亦有毒。若流于小儿眼中、身上,亦为害不浅。一医生来皈依,余问:“医书中有此说否?”彼云:“不知。”世间不在情理之事颇多,不可因非科学而鄙视之。如治疟疾方,用二寸宽一条白纸,写“乌梅两个、红枣两个、胡豆(按病人岁数多少,写多少颗,如十岁写十颗,二十岁写二十颗)”,折而叠之,于未发一点

钟前，男左女右，绑于臂膊上，即不发矣。百发百中，即二、三年不愈者，亦可即愈。非符、非咒、非药，而能愈痼疾，岂可以常理推之乎？世间事体，均难思议，如眼见耳闻，乃极平常事，人人知之。若问眼何以能见，耳何以能闻，则知者绝少矣。佛法有不可思议而可思议者，有可思议而不可思议者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岂可以常情测度乎！

第七日 论大妄语罪及佛大孝与致知格物、老实念佛等

法会今日圆满，七日之期，瞬息过去。但是法会虽圆满，而护国息灾，当尽此一报身而为之，非人人吃素念佛，往生西方，不能谓为究竟之圆满也。

现世学佛之人，多有自谓“我已开悟”、“我是菩萨”、“我已得神通”，以致贻误多人。一旦阎老索命，临命终时，那时求生不得，痛苦而死，定堕阿鼻地狱。此种好高务胜、自欺欺人之恶派，切勿染着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戒之戒之。

杀、盗、淫等，固为重罪，然人皆知其所行不善，不至人各效法，其罪尚轻。若不自量，犯大妄语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引诸无知之辈，各相效尤，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，其罪之重，莫可形容。修行之人，必须韬光隐德，发露罪愆。倘虚张声势，做假场面，纵有修行，亦被此虚伪心丧失矣。故佛特以妄语为各

戒之根本戒者,以防护其虚伪之心,庶可真修实证也。修行之人,不可向一切人,夸自己工夫。如因自己不甚明了,求善知识开示印证,据实直陈,不可自矜而过说,亦不可自谦而少说,按己本分而说,方是真佛弟子,方可日见进益矣。

六祖大师云: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,恰如求兔角。”是知世间一切事事物物,均为佛法。吾人举心动念,都要了了明明,不要为妄念所迷。即如世间极恶最坏之人,以及孩提之童,如有言其不善者则怒,言其善者则喜。其怒不善而喜善者,岂非其本觉之真心发现乎?所可惜者,不知自返而扩充之,仍复日为不善,致成好名而恶实,入于小人之域矣。使其自返曰:“我既喜善,当力行善事,力戒恶事。”近之则希贤希圣,远之则了生脱死,成佛觉道矣。其所重在自觉,觉则不肯随迷情去,卒至于永觉不迷。若不自觉,则日欲人称善,日力行诸恶,岂不大可哀哉?即自喜人称己为善之念,足证众生皆有佛性。而顺性、逆性之行为,一在自勉、自弃,一在善、恶知识之开导、引诱也。现世之灾难频生,由于人多不务实际,徒事虚名,好名而恶实,违背自己本心之所致也。若能回光返照,发挥原有佛性,不自欺欺人,明礼义,知廉耻,则根本既立,无悖理乱德之行,灾患自息矣。

学佛之人,最要各尽其分,能各尽其分,即是有廉有耻。如父慈子孝,兄爱弟敬,皆当努力行之。《大学》所谓:“大学之

道,在明明德。”上“明”字,即是克己省察之修德。下“明德”二字,即是自心本具之性德。欲明自心本具之明德,非从克己省察修持不可。进之,始可言“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。此之“亲民”,即是各尽其分之意。“止于至善”,即是居心行事,自行化他,悉皆顺乎天理人情,不偏不倚之中道。能如是,为圣为贤,可得而致矣。且佛法之教人,在于对治人之烦恼习气,故有戒、定、慧三学,以为根本。盖以戒束身,则悖德悖理之事不敢为,无益有损之语不敢说。因戒生定,而心中纷纷扰扰之杂念渐息,糊糊涂涂之作为自止。因定发慧,则正智开发,烦惑消灭,进行世出世间诸善法,无一不合乎中道矣。戒、定、慧三,皆是修德。由正智亲见之心体,乃“明德”也。此之“明德”,在《中庸》则名“诚”。“诚”,指淳真无妄。“明德”,指离念灵知。“诚”与“明德”,皆属性德。由有克己省察修持之修德,性德方彰,故须注重上一“明”字,则“明德”方能彻见而永明矣。

佛法、世间法,本来不是两样。或有以佛辞亲割爱,谓为不孝者,此局于现世,不知过去、未来之浅见也。佛之孝亲,通乎三世。故《梵网经》云:“若佛子,以慈心故,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,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故六道众生,皆是我父母,而杀而食者,即杀我父母。”佛之于一切众生愍念而度脱之,其为孝也,不亦广且远哉!且世间之孝,亲在则服劳奉养,亲没则只于生没之辰,设食祭奠,以尽人子之

心。设或父母罪大，堕于异类，谁能知所杀而食之生物中，决非曾为我之父母乎？昧三世无尽之理，而以数十年之孝责人，其所知见之浅小，为可怜也。故佛教人戒杀放生、吃素念佛者，其慈悲救济也大矣！

或又谓：“猪、羊、鱼、虾之类，乃天生以资养人者，食又何罪？”此以身未历其境而妄说，若亲历其境，则望救之不暇，何容置辩？《劝戒类编》载：福建浦城令赵某，长斋奉佛。其夫人绝无信心，诞辰之先，买许多生物，将欲杀而宴宾。赵曰：“汝欲祝寿，令彼等死，可乎？”夫人曰：“汝之话皆无用，若依佛法，男女不同宿，不杀生命，再过几十年，满世间通是畜生了。”赵亦无法可劝。至夜，夫人梦往厨房，见杀猪，则自己变成猪，杀死还晓得痛，拔毛开肚，抽肠割肺，痛不可忍。后杀鸡、鸭等，皆见自己成所杀之物。痛极而醒，心跳肉颤，从此发心放所买之生，而吃长素矣。此人宿世有大善根，故感佛慈加被，令亲受其苦，以止恶业。否则生生世世供人宰食矣。世之杀生食肉者，能设身处地而作己想，则不难立地回头矣。

又有一类人说：“我之食牛、羊、鸡、鸭等肉，为欲度脱彼等耳。”此说不但显教无之，即密教亦无之。若果有济颠之神通，未为不可。不然，邪说误人，自取罪过。极无廉无耻之辈，乃敢作是说耳。学佛者，须明白自己之身分力量，不可妄自夸大，至嘱至嘱。

梁时，蜀青城山，有僧名道香，具大神力，秘而不露。该山年有例会，届时众皆大吃大喝，杀生无算，道香屡劝不听。是年，乃于山门掘一大坑，谓众曰：“汝等既得饱食，幸分我一杯羹，何如？”众应之，于是亦大醉饱，令人扶至坑前大吐。所食之飞者飞去，走者走去。鱼虾水族，吐满一坑。众大惊畏服，遂永戒杀。道香旋因闻志公之语，当即化去。（有蜀人，在京谒志公。志公问：“何处人？”曰：“四川。”志公曰：“四川香贵贱？”曰：“很贱。”志公曰：“已为人贱，何不去之？”其人回至青城山，对香述志公语。香闻此语，即便化去。）须知世之安分守己者，一旦显示神通，当即去世示寂，以免又增烦恼耳。否则须如济公之疯颠无状，令人疑信不决，方可。

学佛者，务要去人我之见，须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，然后方可言入道。即如《大学》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”此所谓“物”，即是与天理人情不合之私欲。既有私欲，则知见偏邪，不得其正矣。如爱妻、爱子者，其妻、子再坏，彼不见其坏，以溺爱之私欲，锢蔽本具之良知，以成偏邪不正之恶知。若将溺爱之念，格除净尽，则妻与子之是是非非，直下彻见矣。是知“格物”一事，所宜痛讲，切不可“穷尽天下事物之理”为“格物”。格除自心私欲之“物”，乃是

“明明德”之根本。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乃末之又末之事。以末之又末之事为本，宜乎天下之乱无可救药也。佛法之去贪、瞋、痴，即是“格物”。修戒、定、慧，即是“致知”。贪、瞋、痴之“物”，蕴之于心，亦若戴著色眼镜，以视诸物，皆不能见其本色耳。“物”之祸害，可不畏哉！

念佛之人，勿自仗聪明智慧，须抛之于东洋大海外。不然，恐为所误，自贻伊戚，盖以其知见多而不一也。反不如一般愚夫愚妇之念佛，正心诚意，而受益甚众。故念佛一法，最好学愚夫愚妇，老实行持为要。俗言：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”可不惧乎！如云南保山县，皈依弟子郑伯纯之妻，长斋念佛多年。其长子慧洪，上前年死，其母以爱子故服毒，了无苦相，端坐念佛而逝。且死后面色光润，惊动一方。伯纯以老儒提倡，而信者甚少。由其妻子之死，而信者十居八、九矣。端坐念佛而逝，虽无病而死，也甚难得。况服毒而死，能现此相，若非得三昧，毒不能毒，能有此现相乎？

宋杨杰，字次公，号无为子，参天衣怀禅师大悟。后丁母忧，阅大藏，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，而自力行化他焉。临终说偈曰：“生亦无可恋，死亦无可舍。太虚空中，之乎者也。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。”杨公大悟后，归心净土，极力提倡。至其临终，谓生死于真性中，犹如空华，以未证真性，不得不以求生西方为事也。“将错就错”者，若彻证真性，则用不着求生西方，求生

仍是一错。未证而必须要求生西方,故曰:“将错就错,西方极乐。”莲池大师《往生集》,于杨公传后,赞曰:“吾愿天下聪明才士,咸就此一错也。”此可谓真大聪明,不被聪明所误者。

若宋之苏东坡,虽为五祖戒禅师后身,常携阿弥陀佛像一轴以自随,曰:“此吾生西方之公据也。”及其临终,径山惟琳长老,劝以勿忘西方。坡曰:“西方即不无,但此处着不得力耳。”门人钱世雄曰:“此先生平生践履,固宜着力。”坡曰:“着力即差。”语绝而逝。此即以聪明自误之铁证,望诸位各注意焉。

净土法门,契理契机,用力少而成功易,如风帆扬于顺水,以仗佛力故也。其他各宗,用力多而成功难,如蚁子上于高山,全凭自力故也。等觉菩萨,欲圆满佛果,尚须求生西方。何况我等凡夫,业根深重,不致力于此,是舍易而求难,惑之甚矣!且今世杀人之具,日新月异,若飞机、大炮、毒气、死光等,山河不能阻,坚物不克御,我等血肉之躯,何能当此?而人生朝露,无常一到,万事皆休。是以欲求离苦得乐者,当及时努力念佛,求佛加被,临终往生。一登彼土,永不退转,华开见佛,得证无生,方不辜负得闻此法而信受也。唯愿大众精进行持,是所至祷。

第八日 法会既圆为说三皈、五戒、 十善及做人、念佛各要义

今日为汝等皈依之日，汝等既已皈依，当明皈依之道理，兹为汝等述之。

汝等为何而皈依？余想总不外欲求生西方、了脱生死而已。如何方能达到此等地步？即须皈依三宝，所谓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也。能皈依三宝，如实修持，才得了脱生死，往生西方。

且所谓三宝，有自性、住持二种。“佛”者，“觉悟”义。“自性佛”者，乃即心本具离念灵知之真如佛性也。“法”者，“轨范”义。“自性法”者，乃即心本具道德仁义之懿范也。“僧”者，“清净”义。“自性僧”者，乃即心本具清净无染之净行也。“住持三宝”者，释迦佛在世，则为佛宝。佛灭度后，所有范金、合土、木雕、彩画之佛像，皆为佛宝。佛所说离欲清净诸法，以及黄卷赤轴诸经典，皆为法宝。出家染衣，修清净行者，皆为僧宝。

“皈”者，皈投，如水皈海，如民皈王。“依”者，依托，如子依母，如渡依舟。人在生死大海，若不皈依自性三宝与住持三宝，则便无法可出。若肯发志诚心，归依三宝，则便出生死苦海，了生脱死矣。如人失足，堕于大海，狂涛汹涌，有灭顶忧，当此千钧一发、生死存亡之际，忽有船来，即便赶赴，是“归投”

义。由知自性三宝，则克己省察，战兢惕厉，再求住持三宝，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则可消除恶业，增长善根，即生成办道业，永脱生死轮回矣。如遇救登船，安坐到岸，曩时凶险已过，现在得庆更生。无限利益，由此而得，是“依托”义。世事纷庞，烦恼苦痛，处此生死大海，当以三宝为船。众生得所归依，鼓棹扬帆，不懈不退，自可登于彼岸。

既皈依佛，当以佛为师，始自今日，直至命终，虔诚敬礼，一息无容或懈，再不得皈依天魔外道、邪鬼邪神。既皈依法，当以法为师，自今至终，不得皈依外道典籍。既皈依僧，当以僧为师，自今至终，不得皈依外道徒众。若已皈依三宝，仍信仰外道，尊奉邪魔鬼神，虽日日念佛修持，亦难得真实利益。以邪正不分，决无了生死之希望，其各凛诸。（“皈”、“归”二字通。）再则须知所谓皈依者，乃皈依一切佛法僧三宝，非皈依个人。例如今日各位来皈依，我不过代表三宝，授证三皈，并非皈依我一人。每见僧俗有误解皈依意义者，在家人则曰，我皈依某法师，出家人则曰，某是我皈依弟子。遗大取小，废公为私，可悲可叹。故为因便说明，免再贻误。望各注意。

三皈之义既明，再述五戒之义。所谓五戒者，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邪淫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也。

不杀生者，好生恶死，物我同然，我既爱生，物岂愿死，言念及此，何忍杀生？一切众生，原是同等。轮回六道，随善恶

业,形体以变,升降超沉,了无底止。我与彼等,于多劫中,互为父母,互为子女,如是思之,何敢杀生?一切众生,皆具佛性,直下与三世诸佛,无二无别,于未来世,皆可成佛。但以宿世恶业之力,障蔽妙明佛性,不能显现,沦于异类。当具怜悯心、慈悲心,以拯救之,何忍宰割其体,以饱己腹?我辈今生既得为人,乃前生之善果,宜保此善果,使之发扬光大,继续永久,当戒杀生。如其广造杀业,必堕恶道,酬偿宿债,展转互杀,此仆彼起,无有穷期。欲求生西方而免轮回之苦者,又何敢造杀业乎!故须首重戒杀。

不偷盗者,即是见得思义,不与不取也。此事凡知廉耻者,皆能不犯。然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盖私欲若起,则易为物迁。若大利现前,能避之若蛇蝎,狂奔急走者,不数数觐也。且所谓盗,并非专指盗人财物而言。即居心行事,有类于盗者,亦名为盗。如以公济私,损人利己,以势取财,用计谋物,忌人富贵,愿人贫贱,皆是。又如阳取为善之名,若遇诸善事,心不认真,事多敷衍。如设义学,不择严师,误人子弟。施医药,不辨真假,误人性命。凡见急难,漠不速救,缓慢浮游,或致误事。但取敷衍塞责,不顾他人利害,如是之类,皆名为盗。心存盗心,事作盗事,社会因之紊乱,天下亦不太平矣。故须并重戒盗。

不邪淫者,阴阳相感,万物以生,男女居室,人之大伦,生男育女,教养成人,上关风化,下关宗祧,故所不制。若非已配,

苟合交通，是为邪淫。此乃逆乎天理，乱乎人伦，生为衣冠禽兽，死堕三途恶道，千万亿劫，不能出离。然人从淫欲而生，故淫心最难制伏。如来令贪欲重者，作不净观，观之久久，则见色生厌矣。又若将所见一切女人，作母女姊妹想，生孝顺心、恭敬心，则淫欲恶念，无由而生矣。此乃断除生死轮回之根本，超凡入圣之阶基，宜常儆惕。至如夫妇相交，原非所禁，然须相敬如宾，为承宗祀，极当撙节，不可徒贪快乐，致丧身命。虽是已偶，贪乐亦犯，不过其罪较轻耳。故须并重戒淫。

不妄语者，言而有信，不虚妄发也。若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以虚为实，以有若无，凡是心口不相应，欲欺哄于人者，皆是。又自未断惑，谓为断惑，自未得道，谓为得道，是为大妄语，此罪极重。以其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，定堕阿鼻地狱，永无出期。故须并重戒妄语。

以上四事，名为性戒，以体性当戒故。不论出家、在家、受戒与否，犯者皆有罪过。未受戒，按事论罪。已受戒者，于按事论罪外，又加一重犯戒之罪。故此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大妄语四种，一切人皆不可犯，犯皆有罪。已受戒者犯之，则两重罪。

不饮酒者，酒能迷乱人心，坏智慧种，饮之令人颠倒昏狂，妄作无耻之事，凡修行者，绝不许饮。要知一切妄念邪行，皆由饮酒发生。故须并重戒酒。此是遮戒，唯受戒者，得犯戒罪。未受戒者，饮之无罪。然以不饮为是，以其能生种种罪之根本也。

至于十善，亦当遵守。十善者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是为身三业；不妄言、不绮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，是为口四业；不悭贪、不瞋恚、不邪见，是为意三业。若持而不犯，则为十善。若犯而不持，则为十恶。十恶分上、中、下，感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恶道身。十善分上、中、下，感天、人、阿修罗三善道身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果，决定无疑，莫之或爽。此十善，总该一切善法，若能遵行，无恶不断，无善不修。汝辈既皈依、受戒，全须遵守。又须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疏忽。若不介意，及至临终，方感为紧要，而业风所飘，不得自主，悔无及矣。

学佛之人，于三皈、五戒、十善诸义，既已明了，当竭力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尤当注意者，任作何事，须凭天理良心。如作医生，有良心者，救人危急，当可大积阴功。无良心者，可使人轻病转重，从中渔利，良心丧尽，定得恶果。

清苏州孝廉曹锦涛，精于岐黄，任何险症，无不着手回春。一日，欲出门，忽有一贫妇跪门外，泣求为其姑医病。谓家道贫寒，难请他医，闻公慈悲为怀，定可枉驾为治。曹公遂为往治。曹公归后，贫妇之姑枕下，白银五两，不知去向，想为曹公偷去。妇登门询之，曹公即如数与之。贫妇归，其姑已将银取出，妇大惭愧，复将银送还谢罪。问：“公何以自诬盗银？”曹公曰：“我欲汝姑病速好耳，我若不认，汝姑必定着急加病，或致

难好。故只期汝姑病好，不怕人说我盗银也。”其居心之忠厚，可谓至极无加矣。所以公生三子，长为御医，寿八十余，家致大富。次为翰林，官至藩台。三亦翰林，博通经史，专志著述。孙、曾林立，多有达者。彼唯利是图之医，纵不灭门绝户，则已微之微矣。

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所谓余庆、余殃，乃报在子孙者。本庆、本殃，乃报在本身者。余庆、余殃，人可见之。本庆、本殃，乃已于现生及来生后世所享受者，世人不能见之，天地鬼神、佛菩萨，固一一洞知洞见也。须知本庆、本殃，较之余庆、余殃，大百千万倍。故望世人，努力修持，以期获庆而除殃也。曹公甘受盗名，救人性命，而善报在于子孙。若自己更能替子孙念佛，求三宝加被，令子孙亦各吃素念佛，善报当在西方矣。

汝辈既已皈依，当虔受三皈，为翻邪归正之本。谨持五戒，为断恶修善之源。奉行十善，为清净身、口、意三业之根。从兹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三业既净，然后可以遵修道品，了生脱死，得预极乐嘉会。善恶因果，如影随形，莫之或爽。实行其事，实得其益。若沽名钓誉，好作狂言，自欺欺人，自谓已得佛道，是大妄语，应受恶报。修行人须心地光明，三业清净，功德无量。《观经》云：“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”，是为“三世诸佛净业正因”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有为者亦若是，愿各勉旃！

《十大碍行》跋

藕益大师

佛祖圣贤，未有不以逆境为大炉鞴者。佛四圣谛，苦谛居初。又称八苦为八师。苟稍存喜顺恶逆之情，终与夏草同腐而已，安能如松柏之亭亭霜雪间哉！美玉不琢不成器，顽金不煅不致精，钟不击不鸣，刀不磨不利。岂有天生弥勒，自然释迦？欲为圣贤佛祖，必受恶骂如饮甘露，遇横逆如获至宝，方名素患难行乎患难，方可于秽土植净土因，方如莲出淤泥，超登不退。倘无事则驾言念佛求生净土，一遇不如意，辄悔愠咨嗟。吾恐三昧不成，生西未保。须于此十大碍行，一一自验，果于病时、难时，乃至被抑时，唯增念佛心，明苦空观，不尤不怨，庶莲萼日滋，称三昧宝王矣。

十大碍行

| | 初、标处 | 次、反明病根 | 三、详列病症 | 四、出正义 | 五、显力用 |
|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| 念身不求无病 | 身无病，则贪欲乃生 | 贪欲生，必破戒退道 | 知病性空，病不能恼 | 以病苦为良药 |
| 2 | 处世不求无难 | 世无难，则骄奢必起 | 骄奢起，必欺压一切 | 体难本妄，难亦奚伤 | 以患难为解脱 |
| 3 | 究心不求无障 | 心无障，则所学躐等 | 学躐等，必未得谓得 | 解障无根，即障自寂 | 以障碍为道遥 |
| 4 | 立行不求无魔 | 行无魔，则誓愿不坚 | 愿不坚，必未证谓证 | 究魔无根，魔何能挠 | 以群魔为法侣 |
| 5 | 谋事不求易成 | 事易成，则志存轻慢 | 志轻慢，必称我有能 | 成事随业，事不由能 | 以事难为安乐 |
| 6 | 交情不求益我 | 情益我，则亏失道义 | 亏道义，必见人之非 | 察情有因，情乃依缘 | 以弊交为资粮 |
| 7 | 于人不求顺道 | 人顺道，则内必自矜 | 内自矜，必执我之是 | 悟人处世，人但酬根 | 以逆人为围林 |
| 8 | 施德不求望报 | 德望报，则意有所图 | 意有图，必华名欲扬 | 明德无性，德亦非实 | 以市德为弃履 |
| 9 | 见利不求沾分 | 利沾分，则痴心必动 | 痴心动，必恶利毁己 | 世利本空，利莫妄求 | 以疏利为富贵 |
| 10 | 被抑不求申明 | 抑申明，则人我未忘 | 存人我，必怨恨滋生 | 忍抑为谦，抑我何伤 | 以受抑为行门 |

印光大师法语

无论在家在庵,必须敬上和下。忍人所不能忍,行人所不能行。代人之劳,成人之美。静坐常思己过,闲谈不论人非。行住坐卧,穿衣吃饭,从朝至暮,从暮至朝,一句佛号,不令间断。或小声念,或默念,除念佛外,不起别念。若或妄念一起,当下就要教他消灭。常生惭愧心,及生忏悔心。纵有修持,总觉我工夫很浅,不自矜夸。只管自家,不管人家。只看好样子,不看坏样子。看一切人皆是菩萨,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汝果能依我所说而行,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
印光法师文钞三编·卷二·复叶福备居士书一

